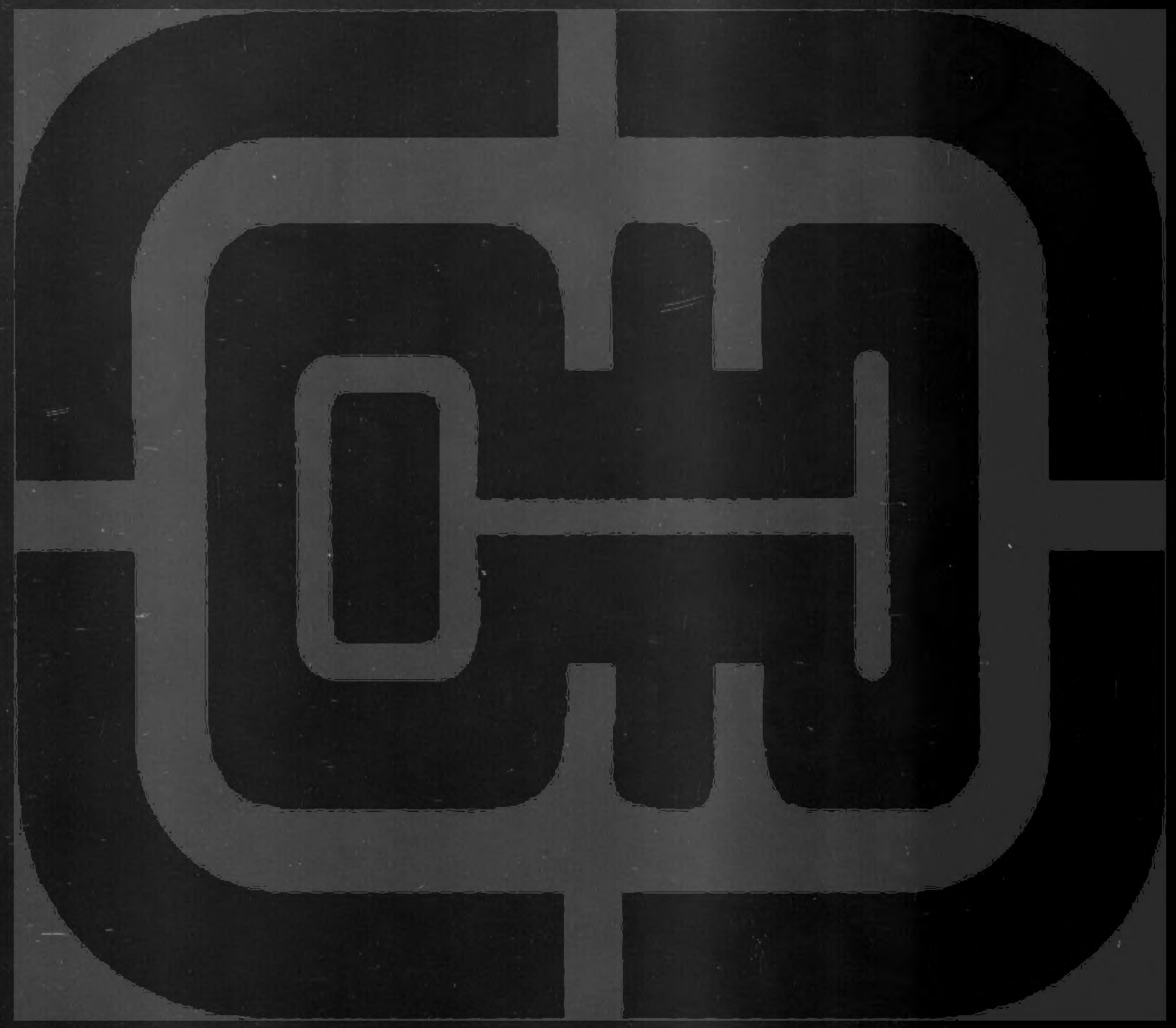

盡心章直孟子七篇惟此章難于融貫諸家千言萬語總不如大全蔡勉齋謂三節与中庸相表裏首節是智上節是仁三節是勇所謂知之成功而一切理會得真先要把心字性字天字命字認做一個字盡字知字認做一個字方得豁然首節是說個生安聖人盡心知性知天合下便是的所謂性與天道中道聖人也世不皆若人故二節以有恭為事說個事字便是實落用工夫末節只是工夫有終立字即修身則道立民無信不立之立字此是孟子自道其知言養氣配道義參天地的真學問或云言性言天不容下手故止說個知天則事天立命一齊了事下面只指出個盡心存心門耳天心而知性不有合天之學悟後何可無修修後何可無証或有以此三節為悟修証殊妙

盡心節性命于天而無形影即吾心之虛灵不昧者是虛灵不昧者是如其虛灵不昧之本体而無障蔽即是盡其心處即是知其性處即是知其天處此是一了百當一徹不悖盡心知性知天之盡不賴勇而裕知者也若謂盡心由于知性是知性在前盡心在後心離了心何處覓性離了盡又以何物去知謬矣

補正意合性中体研工夫安有所為心上之灵通故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合此心所涵之性又安有所為天所賦之体故知其性即是知天也

孟子卷之七

盡心章句上 凡二十六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即是命仁義禮智性皆自振起不爲氣數所搖奪豈不是立命歟子夜氣章以存養心莫善于寡欲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勿忘勿助則有心養性與不貳都是修身實事不是說玄說妙作者以首節另說如誠者天之道也二節三節串說如誠之者人之道也斯孟子得統于中庸之旨也

精正意 殀壽不貳句只根起修身俟死是一串事所爲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也命主理言與上殀壽不同蓋心性合而成身乃天命我之身落處吾脩吾身無所疑二則即心性是命而殀壽所不能搖奪故曰所以立命人安不指殀壽立字須帶殀壽不能搖奪意

附特見 愚按此章心性天命四字只是一條人具之爲心人之靈處爲性人之自出謂之天人之一定謂之命孟子分別說來其意正要吾人從本來處討個下落所其結果在人身上故末又點出修身二字來正見心性不屬玄虛天命不涉冥漠又見得此身不落軀殼故通章關鍵其歸宿在修身二字其工夫下手在存養二字其貫徹在盡心二字

順受章旨 今人開口便說有命談天數而不脩人事不知人事盡而不得方可言命故能盡道即不幸而死亦謂之正不得必盡道乃爲順受語意仍歸盡道上盡道即上章所謂修身○上章所說命字是理此章所說命字屬氣所以氣數者即此理之流行即度處也順受處正是盡理以聽氣數所不能牽制處是自達其理豈可徒咎於其氣數之所拘

順受節 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裡看他如何來脫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順字正對逆字看謂必盡道而死乃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有益求在外便取非天所爲也○此章及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是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無所以致之也命以得其理為正即含下盡道意

附特見 即云莫非天之所命便是正如何說者又於莫非命也句下添出正不正之分則正者順受不正者不順受乎須知正字在順受上見順受處方是正也如自取是逆了命即非正

參新解 此章承上殀壽不貳來首句宜云心性固是命即殀壽莫非命也但盡了心性的工夫以聽殀壽之自來為順受其正玩章內數死字俱自殀壽言如何泥莫非字又添出吉凶知命即此句緊帶順受其正說玩是故二字自見立巖墻是借言凡行險以僥倖者皆是也

補正意 不立不是著意避禍之說只就其存養處與利欲相遠無速禍取死之道即是不立乎巖墻之下耳乃論其自處之理非論其自免之心也

盡道節 盡其道而死者兩節死義名無愧於死故同正命註云莫之致而致於正字不透極梏節極梏是實事影語看正可痛痛全本不盡其道上正在道之盡不盡極梏與不極梏與正不正也

附特見 此上人欲之寢蟲人即岩論也人欲之拘挛人即極梏脫去這般人欲不受其寢蟲不受其拘挛方是心性工夫也方是順受正命

求則節 與以卑以有益無益四字機關內外之關世之舍內以務外者乞憐登壟無所不至求其不得非求其不得只在我有益於得而在外者無益於得孰若逆吾所好哉可與執者有益於得而在外者無益於得孰若逆吾所好哉可與執章參看

求則節求舍二句意相連一求便得必舍方失下句反言以上句轉關全在兩則字上是求有益於得要惱求上二句來蓋也使舍而不失則其得之不係於求者求而得即是有益求句只是重在我二字說不重求上在我者何物即上章所謂性下章所謂萬物皆備于我者也求在我者如何求即上章所謂存養下章所謂強恕而行也只是虛之按定在我所固有清空敷衍更妙勿填入仁義禮智

求之節 有道之要見得不可妄求意雖得之有命在可見雖求之不能必得矣二句串說語氣多以轉折只是要人絕妄求人不善的念頭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矣之放逸分管不得則入於奪飾故所繫為甚矣

補正意 在我者欲之即是即以當念是真体剥而能復之以夜氣見天心蓋物則皆乘氣也在外者巧可以妄于而閑不可為人無所不至而天不可問蓋浮雲皆幻態也

附特見 末方是求仁的功夫反身而誠完其在我者也強恕而行則末之節 有道之要見得不可妄求意雖得之有命在可見雖求之不能必得矣二句串說語氣多以轉折只是要人絕妄求人不善的念頭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矣之放逸分管不得則入於奪飾故所繫為甚矣

皆備節 對我而言謂之物其實我與物不是兩件當其有我而萬物已備矣

補正意 此要見我即物即我人之為我者萬物而已乃渾天地萬物為一大身也不可以物與我分為二

附特見 又盡忘其累而後識真我能識真我而後能無我能無我而後知萬物之皆我

四書心訣

以恥是恥所謂之而不知其無為其所不為道者多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周之士也貴桑之士也賤非獨

上章既說求其此言理之不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在我而求之一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此著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得為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

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道明察者識之猶言力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由道而不知道可惜他行的自然熟習之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的都是個天性

上貴之賤之也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樂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狥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見於世焉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焉則獨善其身

天下自上流行而下流出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獨沈淵鳥飛冥冥果如所望也

○孟子曰得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從降衷同得說廣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知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知之資無物欲之蔽足以遂此篇凡民之資也

為機部機械變詐不必引心事但要理會字蒙機字如機杼貪獸之機乃借字也孔人則晴藏奸險者變字有多端班誘使人吾機之意用字宜朱取非德而熱德自不用耳

補正意 機變者閃爍轉動以驅人於機變之中正其巧處非機變有巧不巧也

不知節不恥不若人禁根無所用恥說何若人有不必多引仙事又要見得此機變之人自謂術高天下不知自為汙下而已不可不儆醒

古之章句 章句雖說君重士之自重上下相反而成肰語意要得性分之重潮人尊卿重而好善樂道四字合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句其道則上下為而泰交而矣不肰居其勢而驕夫士之所恃勢而驕乎君尚安足與有為哉○蓋肰之說而不以禮教教盡禮兩言之

補正意 君之好善忘勢在何處見得內欲歡外盡禮乃好善忘勢之誠也士之樂道忘勢在何處見得不可見不可見乃樂道忘勢之梯也

好遊章句 通章閔紐只重德義二字尊德樂義已盡遊說之道下文本為士者身上說出以品之高者惟之勿貼定遊說上來引古人作証見得古來自得如此欲者數如此非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好遊二字戰國遊說之士其說得行則意氣驕溢不行則歐鬱消折敗告之以此意二字欲其先存此心非怪知不知時方始有也○二字全要不無自得出

補正意 不論人知不知一味樂樂故兩用六字想見孟子胸中死肰自是小邊之遇不遇毫不在他念頭上

何如章句 德義本一物由誠身言曰德由德而行本明正大義若慶曰義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全在心体上扣得好字明以不因外遇為的威若有我無可尊可樂雖欲強為樂樂而不可得也可以宜玩

故士節 以下借士與古人模寫尊樂的光景○[illegible]

逸人情最易動故不為失了義不失者[illegible]之也達時處章至順事故得為最易[illegible]道不離[illegible]不行不至相違也窮主[illegible]故自義逆主行故曰[illegible]之窮與一[illegible]

補正意 士遇而不離之遇即失窮而不失之義也互相明耳

得中節 得已不失望就在不失不離之內不失義使得已不離

道民自不失望二坊字緊根窮達句說來○

補正意 得已得守有仁義藝晉楚道德驕王公意不失望者民望有到治之君子而以遇與人為慰非忍著望於平日也一云士惟不失義故不失望來山高岳來望而仰之一旦頹了便失望若士窮居穽與人一般是早已無望又何云失望故望在穽不在達

古之節 古人不著作記錄若窮達乘澄之人求且暮於今而未獲一遇其惟古人然之乎與夫子未見隱居行義之慨一意○古人之志在其時樂義只看志之消不得為獨此數百年善善遇不幸而志終也

四書心訣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存為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推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謂之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知根於心源而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河濱[illegible]於萬方而天妙於方寸若漆若[illegible]迹若有若無故不知誰之所為也[illegible]物而為言者也[illegible]且行非屋漏之[illegible]行即行政時亦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illegible]存神但不著[illegible]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河濱[illegible]聲色[illegible]遷化存神只是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illegible]行無轍迹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illegible]耳然神化又從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illegible]向來渾在至誠與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處蒔說生誠與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

天地合德又何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察其罅漏而已此不與天地同流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仁聲是仁人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心自宣于口如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帝力何有之歌故其感人是也若只稱仁則非王民皞皞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則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此章欲人自識其良心而保任之也首節良知良能皆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眞機發動處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所以爲良仁義愛敬只是一件自仁義之名而三節正見其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其至誠力也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一理而人之所以爲人者特此心之明一不存焉則人之所以爲人者幾希矣學者

附贅懸疣非關本色榮華去來脫衣著衣識得此種便自視歉然爲千古聖賢家法

附特見 若泛輕富貴如見則是視外而非自視自視者謂富貴雖附於吾身而吾自視性体上未嘗加一物歉然其若無也此真有還視太虛之味自空自淨更無着一浮塵之障

補正意 過人遠謂其遊神處超寄性處卓心体之清遠也心境之安遠也時秋作品高者不未味自視之景趣

四佚章旨 本文二道字景重全本爲民之實心上脩出註不得已三字尽之蓋勞佚生殺事若相反道實相成人君到不得已的地位心雖主於佚与生事實不得不出於勞与殺則勞佚正所以成其佚殺正所以成其生天下惟道是以服人何怨之有不是今其自怨此心自無可怨也

補正意 勞民如築城鑿池之類迂不是擾谷乘屋殺民主用刑言不兼用兵

附特見 見當時使民俱非法道殺民俱非生道耳悲哉

皞皞章旨 此章借伯夷形王小節就是皞皞虞就是過化存神存神處就是同流而非小補處更無兩層末節特在王者身上憂出耳非推原也

皞皞 皞皞雖虞皞皞只在有意全意上別出伯者有意見德於民故其民感王者無意見德於民則其民忘服此意勿露出其氣象各別處只在民風上模寫

補正意 王之民如雨歸之草木伯之民如惜棉之憂時

補字解 雖虞如道路壺漿之享溢于非望皞皞如父母罔極之德視孔罔然

殺之節 此節正見他皞皞處俱重民身上不重王者身上註中

非有心尺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厲不知為之者見下之忘也合之上下兩忘也而之謂做出他個善來已教之意

蒲正意 王者之殺天地之權殘也王者之利天地之生長也王民之遷善天地之轉頌爽于栽培也

通化節 上文不怨不厲不知已是過化存神此則因而資王道之大也過化存神運用處說存神在主宰處說

補正意 所過者化無功勳無作用太虛浮空所存者神即功熟即作用決爐点雪

補字訓 化字要看註人無不化就民之不測處即神也下個過字者見得不必形出而後其化神須知過與存非兩項化與神非兩時存只過過化上見得神只化上見得俱是王業勿以過化為業存神為德上在言外流字重貫貼註同運兵行意見得天地之神化流至此王者之神化去流至此正與下小補相反朱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陞逐陞王補說

泰新解 與天地參還當不得上下上下與天地相流到此四地事君人者不得刪柔徙順風雨露雷莫非是個王者所謂大地山河都成金色世界直是渾作一片故曰同流

從善得入微

剛揚見說 者謂王者有補於天地不知王者言不得個補字天地之大皆在王者陶鑄豈是小補說補便小

仁言章 言戰國時政多取悅於吉音笑貌之間致詳於法制二字連讀安社稷為悅其

禁令之末未有以實心躬行教化于上者故孟子辨別之仁言不如仁聲乃引起下文之詞本意只在崇善教上蓋人君如天下惟有政教兩端設之則為言播之則為聲非有二也仁言仁聲全從善政善教處來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故下面止能所以得民處而人人處再不消說矣蓋善處天之何其必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民者耳無兩層意不必謂政教如此可行而行處來言聲可以例推也辨俗謂仁言即善政所陳之詞令也仁聲則善教漸入之後而人歌詠之者也從仁處見其善而入人處乃所以得民也最徹

仁言節 首節之入人感動乎人也德音謂之孔解感動人心然必實意翔洽而頌聲作焉乃為論肌浹髓感動最深其祝空言之感不可同日語矣是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補正意 仁言只感發於一時仁聲必浸潤於久日其久暫不同仁言出自上之口仁聲則出自下之口其虛實又不同

善政二節 接云然仁聲入人果何施而解入之深乎吾見君有所施而民動焉曰入民有所效而君收焉曰得政曰善政教曰善教皆仁中作用皆能入人則皆能有得於民但善政之所得於民不如善教之所得於民尤多也何以見之蓋善政則法立而不敢犯民莫不畏之善教則教行而不忍忘民莫不愛之民畏則不敢逋負惟正是供而得民財是畏其法而後效歟其財則財聚而心散矣惟善教以啟民心之愛則上下一條傾心悅服惟君是戴而得民心民心愛戴於我所是愉心於我愛非虛愛乃心之愛故愛即心之得也非愛之外又有個得心也心既得民則必專歸於不叛是兩得之利也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中得其心故得其名仁聲所由作也而人人者可

四書心訣

為雖屬事欲雖屬心然不為不欲想在心上說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二無字極重合下便休更無曾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

以正大心說緣世故而出自謂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邪而心煩惱世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得於君則容悅而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二字連讀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討安社稷如小民而曰天謂其所行處皆不敢人之務悅其君養虞天之何其必在於此而不忘也可行而行處來敢輕天之在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已正識無工夫不借資君與社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而已矣○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

社稷卿天下也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只一正已自修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物正之功正已物正見宇宙都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畧有孔子在下能使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者也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

父母俱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知為民長民愛乃保赤子心也原只是引起下文語意煞着二

附特見 此章謂重仁声不可說壞善教不可說壞善政民畏非迫脅得財非強取不肖是惡政也何名善政

良能章 此章大指一云欲人知仁義非外餘也一云欲人不失其良心也蓋凡聖賢之言無非教人未曾無故而空言者二說皆於此着眼而後說為勝良知良能總是良心即是仁義不可泥性情之別作捕本於仁義說

學不慮者得意直見得這慮親敬長是所性而自有所愛敬所所以謂之良知良能也其後慮得之良知良能

性原有是仁義知何分下先知後人之有此愛敬所所以謂之良知良能也其後慮得之良知良能

仁義性也其後慮得之良知良能

良能節 首節良心最有力天机自動人力不預故詩云本然之善學學是修習慮是思慮論吾人用工學慮為不可廢但不學不慮本是本体呈露之妙耳吾人用工則當學以復其不學之体慮以復其不慮之体但孟子不曾說及此耳時文說學慮大非

附特見 孟子說不慮而知者良知也良善也性也仍言善知性知也一涉思慮即為知識矣石中有火一擊便見性中有良一觸便知近世陽明養良知只要人回知以悟良耳而後人稱之強辨却說知以為良不將良字并混入知字看乎久矣

義學之為人也

恭新解 孟子以不學而能為良能不慮而知為良知吾以為不以而學為良能也不知而慮為良知也何也微良知良能彼有安於不能不知已耳新嘗之而使學孰敬之而使慮也吾人以為學而能亦良能也慮而知為良知也何也知能之入處要而知能之究竟處同非學不學慮不慮所得而收也

親親節 愛親敬長淺之說舉孩提稍長之愛親敬兄正見其所為良處孩提稍長何曾學慮然無不知愛親敬長是知且忘進是知又安見有能之可言故此處不必補出能字只以知字

補正意 上說良知良能此只有知字何也連愛敬字說長例自分無不知三字一頭當看即□一頭當看天下

親親節 此節人指良知良能為仁義者見得人欲不可失其良心也非又添一意親親即是仁敬長即是義可見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是也下二句是申明上意達字即無不知三字有出不作擴充評

補正意 達乃通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至指明及彼之意親親敬長就是仁義不可說是仁義之說註中私字勿用上言此不在公私上論只在同異上論

異說 無他一字一說親親敬長乃人性之仁義在人更無他道指出達之天下來始欲明此善為人心不可刃若拔小註只說達之大下要別通理

恭新解 見章正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須知赤子之心也達之二字猶言知皆擴而充之也即此一念之發而遠之無所不愛推為仁矣即此一念之欲達之於無所不敬推為義矣而孰大人之心不曾擴充乎毫赤子之心不曾滅絕分毫

深山章 言不是以勞逸二論之非是以同心異之說居深山與決江河俱是形容話非災事也哉希非不多之說言其灵光照露心眼而無可見處盡落與深山野人同在孤獨境地而風流中也此中正洒落無勞之妙只待聞見來快出則

四書心訣

吾友或以為非註本意欲只以幸天倫無慮意講解不知參用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不指同類之人亦指己盡人道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闊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 中天下二句串說其道大行全在定四海之民一句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 分殊○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祁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可見則德可見其睟盎喻但是四德之充周身在上之象若在形体上論天下豈無擴充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孟子七卷

黃蕢而純全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中者聲字益字當看在仁義禮智上言而喻惟有心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論不當看在而字上論也有所加○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損也

伯夷太公之歸只是來就其養而歸時皆念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不同伯夷意主侍天下之高太公志在定一世以法愛心主說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文王恭老之政即除萬其間為下制田里導其妻子張本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豚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家養母雞五母豚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豚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有所以為善也不然寒者安得謂之善養乎

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先希而廣大矣閑一善言見一善行暴著一字謂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希之心觸動也若吳江河且不必言其見於行事只在心作中神妙通透故借外來之閑見一言一決之耳二非是以一善觸為善之意○安靜之處居深山者如吳江河時而居深山者如吳江河之中間之中者也

補正意 江河為都匯之水故有決即下流心乃有源之善故有感斯應

無為章旨 而其字一此字但指本人初心說而無字與行模充克治二意認得初心最自機靈簡易一生更無餘事故曰而已矣○心体中打疊得乾淨至時時處處自一了百當

系新節 夫人所為當起於所欲者之禁之乎為則工夫無時可了惰漸之乎欲則絕念而動當清無妄欲又何安為之操斜乎無為其所不為須臾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一部新新之意也

德慧章旨 憂患一逆天所以問聖賢也今人一經陰阻自謂不幸不知才識經一番磨練通來即事變當前如蜂愈淬愈公志在定一世所作用自不妨乎古人謂憂安為鴆毒意正如此一云盲節之亂事為孤孽堅論非此為知慧人間生殺也一云人心安則慧揭淫敝之政正見知靜而藏人心危則慧知動而出其操心也危所謂疾疢也文王恭老之政其憂患也深所云德慧術知如二語却不平次節之引柴作即除萬其間為首節的左券耳然首節所指自廣不專說孤臣孽子也拯述之見一班

德慧節 德字是自然之知既是純之慧此是性中原有的含之則七操之則存疾所以操之也○操事之方而術之道已意即明無不照照者通術則處之不宜

補正意 德無慧則不知權離德便為小慧術無知則不能處離術便為私知惟靈慧出于德性知巧本于心術乃聖賢素然作用却是人當有之不磨練則不出耳此正所謂生于憂患也中之教也

獨孤節 獨字之義謂臣之中獨有孤臣子之中獨有孽子操心上已說了文王是恐懼意憂患是修省意慈操心危是恐懼不敢自安若空恐懼何益又必有憂及身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却是憂患深不養老之政此只挑出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來見前篇

必多先事臨事達變知明處當就臣子所宜盡者說應德知字一走處自然周到種種知慧皆從此透露故曰恒存乎疢疾存之云者謂有所安頓而不失也孤孽正是疢疾的樣子蓋君父之倫理無可逃欲排之不去正所謂自己身上病痛也操心不得不危憂患不得不深此處最要緊處而此之衣飽者而此之食肉之養其飽暖此亦政中之教也

附時見 此章要看疢疾二字世人身經險阻大都護之於遭遇得是因民之所篇利而利之不費

便怨怨過了若認做自己身上的病痛則精神自然專一專處自然周到種種知慧皆從此透露故曰恒存乎疢疾存之云者謂有所安頓而不失也孤孽正是疢疾的樣子蓋君父之倫理無可逃欲排之不去正所謂自己身上病痛也操心不得不危憂患不得不深此處最要緊處而此之衣飽者而此之食肉之養其飽暖此亦政中之教也

曹作認於己為自身免村計夫人何難惟其身處孤孽而其心欲成全君父向使形迹稍露未免觸其兩忌不得不深計者有限而望之熬慮以第一悟則自可以自盡與其所以感格君父者洞悉者無分足亦伯者之小補而已矣何不達之有○一身之安傾不足惜而或敗其所以精技之術無益者之名一人之生死何足慮而或敗其所以精技之術無益者深者此也

南事章旨 此章不重列臣品之高下只要人來法乎上之意蓋天壤間有第一流人品則有第一流事業有志用世者便當以第一流自期若一念墮落便自九霄故犯容悅者引逸僭那最卑的品格形出那宗高的品格見得在人自立何如耳俗云忠矣未大矣矣未化不渾

有事節 容悅之徒不可對於正例只可謂事君人耳如役隸等

也容悅二字據註兩開說無下文悅字番則主以容為悅更長

○或云容悅乃其臣之愛子謂君者但不能循大法以道事君之度耳不必十分說君之惡

社稷節此說字借上文悅字來形容忠臣猶國之念見得以安社稷為悅則雖拂君之欲而亦有所不顧也意在言外

天民節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天理者也天之生民也其理無不具而人之為人各有其性能盡其性則天理全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達可行只重自任不重合時蓋抱負大故出不輕要見得他不大行不肯當說意

補正意天民正謂先知先覺乎天理者達則行于天下即克齊

其君堯舜其民意

大人節此大人即與天地合其德之大人以德為大則天下事業皆小矣正已不外全天民之理而物正則不尸社稷之功不曰正物而曰物正物自正中大人只是正己而已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此是聖賢精神不足豪傑事業

補正意正已如何使能物正其道德流注精神感孚彌綸橫流天下聞之而傾慕見之而愛敬自能使人動則變化上能格君下能易俗不識不知轉移世道非至誠之德不足以與此人品至此極矣何功名道德之能擬哉

三樂章旨此等處須識孟子內重則外自輕學問非以王天下為細而弁髦之也弁髦天下便是樂許矣

三樂節王天下非指當貴崇高為言乃下章中天下定四海的事業也此亦是君子之樂但其樂不在此三樂內美必如此說方為下君子樂之不相干的以性分勢分言者

補正意此言君子之樂不必在於王天下雖窮亦自有所性之樂父母節俱存無故君子亦非徒恍惚作天數乃是孝友道行而太和充塞于家庭氣象若使父母俱存而嚴頑未臻兄弟全歿而傲慢未格且將無所解憂而何樂之云乎故知此一樂即是大舜底豫格奸之意

附特見事親從兄之間真有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者是仰不愧俯訓云天之所付者無不全則於天無愧仁之所同者無不盡則於人無怍即大學所謂自慊是也程子克己之說是推原不愧怍處是樂也於俯仰間見之此說固佳然克己意上當融化時用

附特見二樂二樂還是于父子兄弟朋友間見其性天理二樂則于性天中覺有一種真趣君子全天之所賦存乎人之事人而于天理無愧也則我之所以為人形非驅殼氣非委順天之生人如是人之為天如是而內省又何疚也盡天即是盡人不愧即是不怍愧怍即是有心物而不可言者孔子時習故樂在中顏子克己故樂不改孟子立說克己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英才節天下英才是世上第一資質吾將而教育之不當說盡字君子聽命萬物為一体方無遺歉故以天人之理教育英才則盡人性即所以盡己性費兩間千古皆吾自消之所謂朋來大樂也非樂傳道有人亦非襟懷暢快也

關乎到才而以英如草木之英〻特發也故不從說教而說育

四書心訣

請子自家胸臆其淵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觀水之揣急

學餘

水之瀾日月之明就形容聖心上看所謂本源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孔不入之道所以若此其大都是不照則知其自心源活潑心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體貫融上來孟子欲說個聖心之本無可快焉故借水與日月來形容學者不在志有彼此其大都是志則以漸而進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勿怠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是亦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性子曰言間若謂然子入與百物相去不遠所爭毫

孟子七卷

儉若修用則取於民無制何能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令民如此不曰他物而曰水火者切於身上見與救粟一般

幕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於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非實說百是高富足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言不可分條為大其為小又不可於說水處添一源字說日月處添一光字但欲便作文如依旧也罷

難為水不但滿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者學江淮河濟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首為支流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

育字正涵濡其英氣之生意也育字上點見樂蓋不是打點
注脚之者

石子知是天下不與只形容君子之三樂有甚於王天下之可樂也後結此語口角間真有翩翩千仞意

廣土章昔明章甲竟為推明所性而發和所欲所樂引起見吾性與人異全不相涉大行二句發明所性不有之意而立之地

分定二字正見所以不可有損之意末節直着在君子身上說蓋上文分定二字只指出性之不作用此性人人同有的何以獨歸之君子正以君子有定性之工夫耳所以君子所性之外更無相叫應

廣土章但言廣土衆民尚未施澤也故只欲之而已註中可守為我兼愛揚墨皆而子各隨其當味

中天節言中天下而為萬民之主也非偏安一隅不足在天下之中曰定則已渾加於民了故樂

補正意二句即上文王天下事豈不樂也哉非竟外而事業無補於在其中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特性之發用非性之所存處非謂大行之妙用全無關於性也

[illegible]性者雖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或曰有者着的中天下定而海輝光吾性之作用而所性不着於此謂空明之体不可見處也二說可參

大行節惟大行二句不可兩平上云由欲至樂但是大行的事而曰所性不存則是性不因大行而加也即此人行不加處來請之雖使其不得所欲樂而旁居此亦無損二雖字要玩出無論得所欲樂而大行亦全加也無論不得所欲不得而旁居亦無損也乃推其不加不損之故

俱此一閑物醒木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一念更無虛假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見即是善不善之界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明乎哉中無節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欲知舜與蹠之當深察也或謂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illegible]皆而子各隨其取為我兼愛揚墨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以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立意各之無補於在其中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

[illegible]子有出中不可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利天下為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是糟粕揚墨皆而子各隨其取為我者僅足以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立意各之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以為中連中字

都已差認

孟子發之為推也

子莫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

[illegible]則事事物物皆[illegible]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illegible]

[illegible]言一應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illegible]

[illegible]取百心之權以[illegible]酌量之而自歸一[illegible]自然之中不待安排者則不中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潛著皆是已字亦仁人言養以是君為己之所師也

附特見 二老稱仁人者何其避紂也無心也其師文也亦無心也無私心之謂仁

五畝二節 此節是教天下以善養者即實敘文王之政也下承說者何必深由言西伯所請善養老者亦只如此而已所謂二字指伯夷太公所稱來曰教曰導曰使正其善養處分明王者體之氣象非家喻而人孟之甚易行也但玩註云只言其別于小惠耳易行意原如

附特見 文王善養老必法分田制里論者養二老以天下為心者也使生民失養而但養老者必不以一己口食之欲而就其養明矣故以善養師之文王也

易其帝育 重足民上仁即亦足民內了無兩層仁須切周鄉親睦意是人心風俗醇厚也聖人治天下一句不出前二節此章精神全在二使字

易其節 易田疇本上之人不奪農時來薄稅斂只是什一便是使者上使之也

食之節 食以時重在非時者不妄食用以禮重在非禮者不妄用未富之民其用易侈故必財不可勝用而後使之富者可使之常富耳上下相水謝

補正意 以時而魚不盈尺人不游食等類其也財雖有餘無奪農時薄稅斂包在內禮主品節不主吉凶賓祭奠豐儉異制者少異宜說氣強力深功久泥沙既著流水渝夷齊不念舊惡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妙用密從轉圜之機緘靜明通

民非節 民非水火四句只數一多字至足矣多字作故也二字看使字重所以使之故即在上二節藏粟如水火不可作多字看要看民心滿足上說民為有不仁是久跌語意不事不仁民上見得民是創與不仁世主欲民之仁不可使之不是耳仁字不向教化來只從就恒心言教化又淺一層

補字訣 仁只是相親相愛與為一体之意小註惟有餘濟不足說似泥

東山章 通章是推尊孔子之道而示學者以入道之的也歸着重本上罰狀聖道之大自發用言以狀聖道之大而有在自存主言末言君子欲造聖道之大不可以無根之學觀于而驟進之必須于本處理會這心上做上夫日積月累到成章地位方為有本方可到大處也

東山節 合下節似是形容之詞但遊聖人一似是實地說孔子二字提起孔子大聖人也通辭古今絕域學燈帝王淵源在一國則高一國登東山之上而視魯為小乎在天下則高天下登泰山之上而視天下為小乎非魯與天下果小也所處之高如此說有難以形容者觀於海節即學其汪洋浩瀚難以水探測之也而遊於孔子聖人之門者心醉於仁義道德之懷以言形容之也信非東山太山不足以擬之矣

東山節 合下節似是形容之詞但遊聖人一似是實地說孔子二字提起孔子大聖人也通辭古今絕域學燈帝王淵源在一國則高一國登東山之上而視魯為小乎在天下則高天下登泰山之上而視天下為小乎非魯與天下果小也所處之高如此說有難以形容者觀於海節即學其汪洋浩瀚難以水探測之也而遊於孔子聖人之門者心醉於仁義道德之懷以言形容之也信非東山太山不足以擬之矣

補字訣 合下節似是形容之詞但遊聖人一似是實地說孔子二字提起孔子大聖人也通辭古今絕域學燈帝王淵源在一國則高一國登東山之上而視魯為小乎在天下則高天下登泰山之上而視天下為小乎非魯與天下果小也所處之高如此說有難以形容者觀於海節即學其汪洋浩瀚難以水探測之也而遊於孔子聖人之門者心醉於仁義道德之懷以言形容之也信非東山太山不足以擬之矣

補正意 以前二節說仁者何必深由○必之受信只在急不暇擇中久而心之甚易行也但玩註云只言其別于小惠耳易行意原如

附特見 文王善養老必法分田制里論者養二老以天下為心者也使生民失養而但養老者必不以一己口食之欲而就其養明矣故以善養師之文王也

易其帝育 重足民上仁即亦足民內了無兩層仁須切周鄉親睦意是人心風俗醇厚也聖人治天下一句不出前二節此章精神全在二使字

易其節 易田疇本上之人不奪農時薄稅斂只是什一便是使者上使之也

食之節 食以時重在非時者不妄食用以禮重在非禮者不妄用未富之民其用易侈故必財不可勝用而後使之富者可使之常富耳上下相水謝

補正意 以時而魚不盈尺人不游食等類其也財雖有餘無奪農時薄稅斂包在內禮主品節不主吉凶賓祭奠豐儉異制者少異宜說氣強力深功久泥沙既著流水渝夷齊不念舊惡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妙用密從轉圜之機緘靜明通

民非節 民非水火四句只數一多字至足矣多字作故也二字看使字重所以使之故即在上二節藏粟如水火不可作多字看要看民心滿足上說民為有不仁是久跌語意不事不仁民上見得民是創與不仁世主欲民之仁不可使之不是耳仁字

妙矣哉何地無泉雖人無道然則不為耳非不能也

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曰軔言譬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白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假而全不歸遂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之心字要明白書言湯禹于桐宮歸則假之而已是以還先王其訓無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不

俾世迷而伊尹之志全是成若之志詩公天下而不私則泛而無味玩則可二字正見處變不得已之心而非正法也孟子此前篇一語是然雖之心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狎于不狎于不順太甲篇之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

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素餐之論原非食即傳食諸侯為秦意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只成個大休歇此乃下學工夫做到盡頭處誠中形外自有一段光輝煥發而不可掩者成章何以能通益聖道之所謂大只是於天下之理包函該括之無不盡學至成章則於天下道理盡體驗得盡便與聖道有相湊合處自驟然入於聖人之域而不覺其至矣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此句可為的據註辭達謂是此道彼通彼即達字是此是成章成章而後達與盈科後進例看與是漸意而此處則其本也若只言漸而不及本則上文說出有本無著矣須補明學全由志而進志字亦不可忽

補正意 登山觀海為境界言汝乃觀瀾有明則漸自心精上發也學者以成章達聖境正是言穿金此心俾便即聖境耳

鷄鳴章 直人品在已分之後則為千古一第千古一第人品在初分之介則只是雞鳴一念未節所言利善之間即在上二節雞鳴處表出而詳之此個關頭即虛虛危微之訣沿來而孔門傳之為獨孟子發之為脾○人只見舜跖不知善即舜利即跖學念即是看說斬為硬差

雞鳴二節 雞鳴而起不是平旦之氣是指人初醒眼時夢取夢生之義乃一念潛生處夢中是專一不分意思○為善為惡是向善向利的念頭耳不必說到作為上達字派犯之章一達人是嫌一邊人

補正意 首鼠舜蹠平說似偏重蹠邊莫說錯走路頭方是蹠即時時在善念是善而一時一念稍差便不免為蹠終身皆格始自雞學一念余何如慎

欲知 鄙字即從上文看出所為善利分路處也狀孟子提醒人意却在知字上蓋此知不昧通念自是了脫如何鄙夫利一門書心訣

不殺不取是本之意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及○墊齊王之子也士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君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声○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非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世人不識無能便把小廉小義當箇大事殊不孟子七卷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之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天子之有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乎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瞽瞍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意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理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居移一句感王子而發如云吾處之乃今知其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知大倫是繫中所有的廢然大倫在他已不安

補丁意人心只有善與無利而一出舜即以跖辨在毫末曰聞者危之也不是利與善兩念並發而兩持未決難謂之聞

補字訓我與聞字稍別我是念頭初發而所發念多作兩聞處

則聞之說也狀只可說利介於善之間不可說善介於利之間

楊子章旨此章專為子莫而發首二節先言楊墨正以形此

子莫言楊墨之執一如彼而子莫之執中無權如此則亦執夫楊墨之執一而已矣必曰執中為近者因當時以子莫為近道故如此提破○皆章內正無仁義字只有中字故皆以為提是辨明個中狀中說定道得真是的的中字自明

楊子節為己與出人之自私自利者不同楊子見得人各有我人各自治其身而忘乎果矣取如取必之取原楊子立意如此但作僅足解則孟子斷之詞似非

墨子節不拔一毛與摩頂放踵不是形容其為我兼愛之至乃言楊墨一毛為我便不復為人一主兼愛便不復頂己正說他執一處要與執一也相關

子莫節之近似于道也道中而已子莫執中據其名迹近似于道不作犹賢于楊墨說蓋弥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犹賢楊墨秤錘也值輕重而移者也將乎已重而人輕則獨善而不嫌為我將乎已輕而人重則兼善而不嫌摩頂放踵故曰各權之即將中中非有外于中言無權但執他乎執不得而他有可逃之路則聽之而已

補正意因子莫以中為執故摘一權字以破之蓋中本虛活篇用才勞又正是靈活處如桴遂放戎同歸於中權之者當也

所惡節賊道句虛正在舉一廢百處見得天下理一而分殊情特以變易楊子一執為我則不復知有人而併其所自為者悉非墨子一執兼愛則不復知有己而併其所為人者悉非子莫一執二氏之中則不知通時而據其所為中者悉非故曰舉一而廢百蓋一處有執處二戍非楊子不但害仁墨子不但害義子莫不但害時中不當以賊仁賊義賊時中多說道者何幸性之謂也性通于人已而盡人盡已處又當權度于進退輕重之間故退則悔已顏子為之而非楊之為我進則敢戊而稱為之而非墨之兼愛仕止久速之惟時孔子為之而非子莫之執中識得此道者一了百當不識此道者死執定一說凡百皆不是

補正意吾儒之中隨時以取中與端中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以貫萬與端之一舉一而萬百之謂也性通于人已而盡人盡已處又當權度于進退輕重之間故退則悔已顏子為之而非楊之為我進則敢戊而稱為之而非墨之兼愛仕止久速之惟時孔子為之而非子莫之執中識得此道者一了百當不識此道者死執定一說凡百皆不是

飢者節註解以飢渴之害口腹影貪饕之害心志自是妥當時說俱依初聞以飢渴即作貪饕之極以人心有害即作為飢渴所害而辨俗引小害大賤害貴為說尚去但玩本文飢者渴者俱是指飢渴之人言似不專屬貪賤且貪賤之苦與人心之害似亦不盡在飢渴一端者又玩二有字相應名有所指口腹之害在飢渴人心之害在貪賤也若謂之為飢渴所害則於有字意不侯矣且與不受嗟蹴嘑來之類相碍還照註作貪賤是一蹝而法伸聲○桃應問也

曰吾君奈何如桴遂放戎同歸於中權之者當也

曰吾君法在而應問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特以變易楊子一執為我則不復知有人而併其所自為者悉非墨子一執兼愛則不復知有己而併其所為人者悉非子莫一執二氏之中則不知通時而據其所為中者悉非故曰舉一而廢百蓋一處有執處二戍非楊子不但害仁墨子不但害義子莫不但害時中多說道者何幸性之謂也性通于人已而盡人盡已處又當權度于進退輕重之間故退則悔已顏子為之而非楊之為我進則敢戊而稱為之而非墨之兼愛仕止久速之惟時孔子為之而非子莫之執中識得此道者一了百當不識此道者死執定一說凡百皆不是

曰吾逃親而天下號知大子父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瞽瞍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意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理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居移一句感王子而發如云吾處之乃今知其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為是但亦文無質賤字若微連融則稍含其意當之可也心害雖在貧賤而失重在貧富貴上註云於富貴不賤擢而失其正理正與上不壯而以為草相對全要發出一個要從富貴的情狀方應得壯字來

附特見 說者謂人心為飢渴所害如學說失來反太枵鼎說云皆有三字見得世之飢渴我者非一端其飢食我者非一端而我心所其者亦非一端則失正者亦非一端其意蓋舍固不可添入貧賤之不可粘定飢渴上也此解更明

人能節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是貴貧賤不為所迫而貪圖不義之富貴也飢渴只是借用字而不至若補之下一例不及人不為憂是心地高明超於湯罩一切能能御燥御不倒從人之忘欲賢人之過欲皆可企而及也人還指聖賢言或問如何方不飢渴曰既歸之謂既飽之德人何曾飢渴來

附特見 按首句借上文轉下能無以鼎有力然經出飢渴二字要從親身經歷說來大見吾人心依原自然爭欲身處境外而讓空說如呂呂梁虛頭漢字給實身於飢渴之無念處肌不生體趣此非方寸中見得真守得定者能不能故曰不及人不為憂矣此處英軒效過正是刀筆鳴鑾鍵無間

三公節 介不止分辨乃有堅確之時如易所稱介於石是也全要本和處想出介字特借三公以形其不可易耳是對子語不易只是為三公上見不為三公

補注意 天下有可同可合之鄉原決然為流為倚之聖人惡非介之不成其為和蓋和者惡之而目而介者惡之骨幹也

有無章旨 有為者是奮發有為者若只貶云有所作為者還不得其趣類子云有為者為若是語正相類下文學之奕

井者則言其所蓄積不可無成耳 辟若掘井九仞而棄之為井發大學統字宜玩見得況未至九仞者乎

補注意 玩此章人須是有銳肌的志意強壯的力量耐久的精神方是真有為漢

參新解 有為者義德學事功說自稽但新說純以心學言之有味新說云水在地中只為土樹着理在心中只為私意樹着泥沙輒去則源頭漸近學者然要克己淘汰峻心十分澄清方得源頭溥博濁泉而時出之矣若一點手前功盡矣

性之章 言此章當在身之也截舉帝王之誠以別伯者之偽只重在五伯上先辨湯武不重分別安勉勿用帝降而王之降而伯語平分優劣性身只是總歸於誠對下五伯偽字看身通章當以有字貫

性之節 性反相對只是安勉而此與假之對說則性之身之隱隱見誠的意思三之字不必實有所指與下章者字不同者字言是必等樹聖人之字則自各人身上之理言

總注意 性之是氣極清明由仁義行純是德性用事絕無渣滓滓有此身已滑溜于其性若通是一個性而不見有軀殼也身之是稟仁蘊義不免有個軀殼而為以軀殼承受此性便粘着了氣質便有此頂渣滓故曰身之也註解謂修身作道以滌其性修字是工夫與身字遥隔一層滌性只合說作湯武反之下性與身雖安勉異途德之皆實全其自有而已

文假節 仁義出於性若從外假借原無此事仁義故曰非有假自我作何曰惡知此頂音淨淨知也

接次師當用何也字不當用然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牛○恭敬二字無二意故直節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至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過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

不曰盡性而曰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踐形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氣也乃人中最之秀之稟然也語意直管至況況天下之廣居上

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長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此節文脈與上篇文同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來呼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声○堙澤宋城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通章俱是泛說門名也孟子又而暗指當時諸侯○引此事為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也

[大全] 一士耳何以云殺一無罪虞士攜議中數食人一怒而諸侯懼肖然殺人孟子頌居仁由義正對此等人說或曰殺一無罪四句正是大人之事而居惡在四句則正言士所尚一無罪之志以見其所備大人之事也玩兩是字頌上意言士所居兩意一說私殺何在即此不殺之仁是士所由惡在即此不取之義是下逐以大人之事句承接○二說俱有見

仲子章旨 此源言仲子之虧大倫借讓國以立案是舍向所謂咫尺之義也勿入矯名意爲字當於字背註多一罪字世誨上只有人倫爲大紀士人只以虞倫爲大惧若辭讓之節維之維於大利虞讓不爲大也章內兩大字正相照說仲子之失處既大則其舍處何取于大故入信而孟子不信

[補正意] 不義非真不義謂仲子不義所与之齊國也貶駁仲子意却不重玩本文兩信字只因世人被他瞞過特爲点出見浮時人之耳目易眩君子之公論難逃

舜爲章旨 此章只應把情法二字立案桃應之問意在兩難孟子之答意在各盡狀各盡中却有揭成之意兩全之道即在此中

○按通章設問若欲出舜所以心之處必說得虞舜之心如此其曰執之而已然想皇陶當日申法之心如此其曰弃天下如敝蹝蓋當日發論之心如此都是形容出舜之心如此都是形容出仲子之心如此都是形容出舜作與事者

舜爲節 桃應見孟子說舜善處人倫之變故說難事以商之則如之何爲時事畫策仲法至親仲情多法必不兩全非問皐陶執不執也

執之節 執之不可直說皐陶去執瞽瞍是孟子模想當日皐陶守法之心唯知有法雖執之且不顧耳有作執法言者与之字比活物必脉躍躍如猶云活現

反下禁字竊負字語意俱欠協如之何者難詞也而已矣者易詞也

不禁二節 禁謂止其執也夫有兩負謂法本於天討制於聖人不法官相傳而世守之安得以其君之故而廢天討之公哉勿作難受之於說

狀則節 狀則字承上不禁來如之何重全父一遍謂舜當此兩准之時又將何以爲兩全之術也

舜視節 倘舜而禁皐陶則法不行于天下矣何異于爲天子者不禁皐陶則以爲天子故累及其親則又何以爲尊親養親之至故棄天下又所以有之親已以全親焉以全法此非迫于不得已之計實出於不容不爾之情非迫于法所不加之地隱然身代放流也勢所難處而善處之又隱狀負狀以辨窮人無歸就之意也至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則天倫之樂何知有天下狀後知轉瞬見罪子之力也而孝全天子之父犯刑非迫莫免而法全仁之至義之盡也○四節矣天下以事言天下以心言意謂者不未迫之先忘在終身之外不同此兩必然之事

[補正意] 周官八議自有議尊議親二項皐陶終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此只言聖人之心耳衡輾惟無此心故行得全錯

附特見 溫公曰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諧其親使之進于善而不至於惡也舜爲天子瞽瞍必不殺人明矣不能止其未狀使主於殺人執於有司乃矣天下竊之以逃是安得爲舜乎○此論之不可少但天下不必有的事都有個恰好的妙理若在通理上極能使把經說法法只一二能的無論

私自也對而命看亦有親者倚托意淑以長善丈以救失自是兩意一說私殺何在即此不取之義是下逐其善以自丈其身亦可

孔子之於顏曾是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 引而不發跳鉤也 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如月印水開口離鉤中道而立無言說舉自無形象是中神遇固須能者自知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

守法之心唯知有法雖執之且不顧耳有作執法言者与之字反下禁字竊負字語意俱欠協如之何者難詞也而已矣者易詞也

不禁二節 禁謂止其執也夫有兩負謂法本於天討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安得以其君之故而廢天討之公哉勿作難受之於說

狀則節 狀則字承上不禁來如之何重全父一遍謂舜當此兩准之時又將何以爲兩全之術也

舜視節 倘舜而禁皐陶則法不行于天下矣何異于爲天子者不禁皐陶則以爲天子故累及其親則又何以爲尊親養親之至故棄天下又所以有之親已以全親焉以全法此非迫于不得已之計實出於不容不爾之情非迫于法所不加之地隱然身代放流也勢所難處而善處之又隱狀負狀以辨窮人無歸就之意也至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則天倫之樂何知有天下狀後知轉瞬見罪子之力也而孝全天子之父犯刑非迫莫免而法全仁之至義之盡也○四節矣天下以事言天下以心言意謂者不未迫之先忘在終身之外不同此兩必然之事

[補正意] 周官八議自有議尊議親二項皐陶終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此只言聖人之心耳衡輾惟無此心故行得全錯

附特見 溫公曰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諧其親使之進于善而不至於惡也舜爲天子瞽瞍必不殺人明矣不能止其未狀使主於殺人執於有司乃矣天下竊之以逃是安得爲舜乎○此論之不可少但天下不必有的事都有個恰好的妙理若在通理上極能使把經說法法只一二能的無論

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爲去聲教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躍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如此 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躍如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直言道有定體教有或法卑不可抗我不去遷就他 有道無道當側高不可貶語不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固以道殉身即不幸天下能顯高不能藏 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

使槐應陽鄭曉殺人之子內外特嚴曉藏匿如不殺人條文雖然引慕父脫本色一章撥拨後人那條紋此則慕[illegible]絕滅逢主也

自范章貢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衆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驀起來故詞氣及奏感歎若此語〻漢王子實語〻漢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通章重[illegible]居天下之廣居一句上[illegible]

自范二節望見即望見其氣体也宜含蓄嚼味歡本意正在居廣居上不是專為王子居是所處之位就崇高富貴說與下居室之居不同兼是崇高富貴者之享用也處尊貴其氣象自舒展故移氣享富厚其体貌自豐腴故移体要之兼出於居二句而下更一居字故緊接大哉居字蓋氣体是陰陽二五之所凝成乃今不以居殊故体隨氣變為能移之則此一居也有幹旋造物鑪錘步人之大权矣豈不大哉言所關於氣体不小非貴美也一說居移氣三句只泛說包廣居在內為下文張本[illegible]可夫非句要涵蓄講未可依註謂盡恐辭下文蓋他人是人子此兼欲屬彼之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為王子獨不然是不盡為人之子也盡能孝也弟竟王子之孝謂是人子耳此句文脈緊連下節王子既云人子故其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多字言雖不盡同而同處較多也同此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其居使之然帶養在內謂尊居國儲而所養益美其丰度自別耳況居天下之廣居帶王子所居上說來稍打着仁字却不可用出天下二字亦要發勢分之居止一人耳廣居之居則以天地萬物為一体八荒戒閫六合為家這個浮氣最不是天下之廣居也居內亦有養意居廣居而充養自裕一掬羅可耐久進銳之宇宙方寸備今古其帳心生色睟面盎背施於四体体光景耀時便知退速不

自[illegible]

補正意 氣者体之充体者氣之寓居尊者体自軒昂養厚者氣自舒暢較平常人如改換一般此穆字意夫非盡人之子與此字有許多咏嘆滋味言外便有何氣体之独異也意心体通天地萬物是廣居而存此心体是居廣居以其淨志不淨志不加不損之真独處而無有似之者也末曰居相似也是[illegible]勢位之居則魯宋之君齊王之子與相似耳正惜無有似居廣居者

自節引魯君之事卿以証王子之重明居廣居之必尤異意呼是門外君呼非魯君自去乎門也与望見相熱字者所云是詩詞非疑詞此每他二句孟子推其意以照應上文蓋声出於氣体居相似則氣体同而声亦同耳即魯君而王子之異可知即勢分之居而居廣居者之尤異可知奈之何人独美勢位而不自反求廣居耶

補正意 魯君之氣体徵於声聞王子之氣体淨於望見

食而章貢 節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炎而貴於敬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以言敬貴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默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又非兩儁

食而節 此節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

補正意 愛敬何以有淺深蓋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或聞其名而慕之或意其可親而昵就之敬則有尊德樂道意承交歡當何如也又寒羨乎王子況字要深一步此句不是孟子自誇待後來

下乃泛說人所共有的以歆動世俗耳見得廣居人〻完具天下人〻可居矣王能居則庶王孟趨於夢位匹夫能居則匹夫自異於王公省淨闊大為妙

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分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木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仁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專無不治

使槐應陽鄭曉殺人之子內外特嚴曉藏匿如不殺人條文雖然引慕父脫本色一章撥拨後人那條紋此則慕[illegible]絕滅逢主也

自范章貢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衆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驀起來故詞氣及奏感歎若此語〻漢王子實語〻漢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通章重[illegible]居天下之廣居一句上[illegible]

自范二節望見即望見其氣体也宜含蓄嚼味歡本意正在居廣居上不是專為王子居是所處之位就崇高富貴說與下居室之居不同兼是崇高富貴者之享用也處尊貴其氣象自舒展故移氣享富厚其体貌自豐腴故移体要之兼出於居二句而下更一居字故緊接大哉居字蓋氣体是陰陽二五之所凝成乃今不以居殊故体隨氣變為能移之則此一居也有幹旋造物鑪錘步人之大权矣豈不大哉言所關於氣体不小非貴美也一說居移氣三句只泛說包廣居在內為下文張本[illegible]可夫非句要涵蓄講未可依註謂盡恐辭下文蓋他人是人子此兼欲屬彼之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為王子獨不然是不盡為人之子也盡能孝也弟竟王子之孝謂是人子耳此句文脈緊連下節王子既云人子故其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多字言雖不盡同而同處較多也同此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其居使之然帶養在內謂尊居國儲而所養益美其丰度自別耳況居天下之廣居帶王子所居上說來稍打着仁字却不可用出天下二字亦要發勢分之居止一人耳廣居之居則以天地萬物為一体八荒戒閫六合為家這個浮氣最不是天下之廣居也居內亦有養意居廣居而充養自裕一掬羅可耐久進銳之宇宙方寸備今古其帳心生色睟面盎背施於四体体光景耀時便知退速不

進銳如何及退速只看註其氣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分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木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仁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專無不治

即子思以大馬畜伋之意

[附特見] 嘗之節幣之末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乃欲下君拘而中止承交獻畜之意

敬必假幣帛將之

[無妄節] 恭敬而垂實是徒以幣帛為恭敬而未將之此謂承交獻畜之也故君子不可徒拘要把恭敬無實心也正所謂承交獻畜者作一等人看

[補正意] 此節恭敬字即上節幣字即上節實字即上節恭敬字語拘牿言把個空套子拘留他拘字是羈縶之意不可虛拘留只是誘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要辨清真與虛

[形色章] 此章以成身之學責備于人蓋以世人之輕視吾身者每以血肉之軀為淺近而忽之反棄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為新奇知道不外於吾身有不察於視聽間且塞貴者何則人之一身皆形也形之發見皆色也是形色也非徒說此形骸色相而已天之生人理氣合一氣以成形而理則性也天命之性附著于無形色所著皆是一點靈明發竅處如有耳目便有聰明之類是也舍形色則何處討天性是形色乃天性之邪廓天性乃形色之本真也全是一個故曰形色天性也言形色即是天性非謂有個天性也天者天之所命不假人為也言不可忽有此天性形色方有個實地而不虛虛然須到聖人地位方能盡此天性以踐實其形色也若聖賢之尽職無性須空浮虛處形色的分量總可以一見踐斯謂之完人謂之肖子矣肖只是一個天性隨處充滿便是踐形非一分而踐之也吾人必不若聖人虧一分天性便剩一分形色便有虛浮不實處便叫不肖踐而有負于天矣吾人一身豈是可苟且自待者乎惟守與肖復可以守全是責備于人之意非獨推重聖人能踐形也

[附特見] 耕佟謂踐狀行也聖人既盡了性踐其形之行處尚是遞之所運轉身是天理周流不為形氣所役方可以踐其形驅若性無主宰則為形氣所使及以形行性而非以性行形矣劣抄謂性字從心從生形色非性乃氣中生機穀而成覺而即此形色中之生機聚為精要曰天性為辟如杏仁在杏肉中豈二物哉肖心也以其源是生機名之曰性亦只是戀此土地而復戰作為而生機即太虛中之生機從天命來故曰天性是形色總只是一個天性盡性即盡心總只是一個踐形耳宋儒以義理氣質分作二性不免支離矣二說俱透

[喪章] 自通章重孝弟二字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此良心也齊王短喪哉失人心矣

短喪節 犹字自為暮字生言若短之太甚則其情太薄與已無異自三年而下惟朞為稍久為此則短而不甚短矣即通喪不獲白盡此於已犹為愈也此附會調停之說也

是犹節 是犹二字直貫到底除此二字下俱就終兄說勿以孝弟貼終只孝弟一理故併言之作文不必析開

王子節 王子二句記者之言數月二字正暗對朞字丑意見得朞尚不可其傳何如正請數月蓋借傳以自解也

是欲節 王子欲終之而不得齊王得終之而不欲良心喪盡矣所賴士君子者正在教以孝弟動其不忍自已之至情反謂朞愈於已亦何異於教緦兄之不弟者乎語意要歸重丑身上不重齊王

以為傳施之資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當急而急親賢者又所以廣其愛者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放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放後者則知之雖周而猶神敏於詳也放傲天放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無用愛之廣而德澤達於下決醬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流泛用其心者也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然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

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

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徇無王之罪漢春秋者獲戰國仁之禍由疏遠親

教五章首此章君子時指孔子當味所以二字見君子繼往開來無非為斯道計其教術之所及處即其心思之所周到處想見君子之教所及者廣而人不可自外於君子之教也至私淑艾句尤見風教之遠不斬之澤非神子數教者何以致此孟子自寫之意與君子之澤一章互相發明而廣見知乎聞知無非示推尊孔子之意

教五節苟句言教者五見曲成不遺苟可以傳道不必皆上智之資苟可以闢道不必皆及門之徒也五字固重君子守之不閑蓋謂之君子固將涵育群品陶鑄百代與專門之教不同所以今就施教言下各有字從五字生言五教中有此四

時雨節時雨化之者蓋地位已到機將動而君迎之不某不後此處大有階級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不得故下章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意成德節其以有天資純粹者謂之德則因其性之近而激勵裁抑薰陶斷染以成之與化者遲速不同矣有天資明敏者謂之材則因其用之其而開導誘掖推致開發以達之與成德者偏全不同矣

補正意成對彫言達對滯言養之純則不彫其体矣範之正則不滯於用矣

答問節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如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則猶說矣

參新解答問一教頗費力所不礙時加解縛借詩詩為津樂其只是論教法如此不必坐定不齊一邊人

私淑節私淑包上四者兼時與地言聞風有觸而默化異世之聞風有不如時雨也借德範以自程取才情而曲暢詳簡而若劣諸非君子風教不及此則不問其遠深矣

補字訓艾之章也自艾淑艾皆有新絕自新之意

此五節此五者一句轉應首節言君子之所以教有五者是言五者也須要發出君子無窮之心又須看個此字有此五者則上士可以教中士也可以教下士也可以教甚且門墻之外異世之下無不可以教焉人品不同故異其施時地不同均彼其不一合而世之學者苟所以無棄人也皇必肯將為君子之徒狀後得與君子之教乎周學者尚亦有學章矣細玩其意言君子之教學周編長如此予望遠不淪為孔子徒哉宜陽：体認之

通則章旨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体故教有成法丑欲孟子思教非欲其貶道也故引繩墨數率為喻糙是發明教不可貶意

飲水喻教自知傳道新化如說食他何能飽中道而知知乎在乎天能者造之如江如海乎畢竟學者無著處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氏其庶乎

演則章遵字從言君子之道高者卓絕美者精粹當中講美在高處見得以由道入道者觀之宜若登天然何不使彼為可幾及是別求平近易行之法

大匠節兩拙字正帛起求得於字匠帛不為拙者而改變然之是改變不得

引而節引伸俱是借字影語勿作解勿誤認引為引誘恢為發

之危甚也

孔子作春秋曰其義則丘竊取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之失正是尊敵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春秋每書諸侯我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止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而貶以上伐下之義也孟子云云可謂識得此字詞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不得故下章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見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杵也

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政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當時戰爭日起生民之塗炭甚不仁之矣所時以解救心耳

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于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殛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

明又不可誤謂誘引而不發爲蔽其端不竟其說言君子但教以下學之法而不能示以上達之妙然其妙雖不可以言傳都已寓于不言之中恍然于心目之間掩蔽不住故曰躍如躍如者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躍如之趣而與中道爲一者也要一氣說勿新厭○只是論教法

不是論道体

補正意 註但示以學之法而不教以得之妙以君子有心秘藏矣須知不發者不能發也不密發也之不必發也玩躍如之旨恭謂得之妙就在那學之法中間見得必不必發也玩能者從之高恭謂得之妙在人心上自去會悟即君子之口之言不出此不能發也不密發也或不能發道將自發一引之是矣道能自發不俟言發更發之庫矣

叅新解 中道而立但云非難非易意動詳云此自躍如虞言乃象景也不曰道中而曰中道謂中於道而立之之字即如顏子所稱卓立之立謂立教也法於正之外從之謂會其變如者於心

有道章古此為道說之上好道從人者說人字與身字相照未聞口氣有大息當時意思

有道二節 物謂以死相送然云死緊罪之也非以道為身與道為身與道憶不相離若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人之曰殉

補正意 身與殉道身與道憶不相離若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人之曰殉

殉者隨他死隨他死跟定不離故之曰殉

補正意 身出在有道內道亦在無道內有道之時身必出而仕矣則道隨即行出去致君澤民不使道離了身無道之時道必屈而不行矣則身隨即抽回來其老者穴不使身離了道以道殉人道安輕者既曰殉人則必枉道以殉之失其身矣

大道不載于見地如角之崩也徑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飯糗茹草四字載出窮苦困的風味被袗衣人輪之意字畫出窮樂華的景象若固自之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

飯糗茹草四字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新

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

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富云王嗣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舜如之何

桃園明鏡 采畫舜之神矣

桃園明鏡 采畫舜之神矣

桃園明鏡 采畫舜之神矣

仁之則與親親異也于物止可愛之則與親親尤異也

當務章旨 此章論人當用其仁智而慌察之為智熙之為仁有昧輕重大小之別即與章末之問察一般此豈知急當務知急觀賢者哉大智不必戰詳大仁不必躬濟而急字最重 先牽拉只借來做個樣子

當務節 知屬事仁屬人兩平說無不知無不愛論仁知之本体 蓋知此不在用上說要知急先務正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觀賢正所以成其無不愛點出兩務字是論盡仁盡知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無不知乃是照之心徧物則察之體 無不愛乃一視之心徧愛則治之體 每人初時皆有此心而綜核之也無不愛乃一視之心徧愛則治之體 每人初時皆有此心而綜核之也

蔡新解 此章是論治道之要常說以仁智兩平若廣東嘉請一年程文并當務為急；先務似就知人親賢要既當務之為急與急親賢之為務內務字及兩急字正相應之說 云智者當務為急其所急當務何在；急親賢之為務也故下節 指足以不知務非智而適仁也蓋仁智本非二事分言之 則曰知曰愛合言之 總只一個意親賢之為務故曰先以不浮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為已憂皆當樂言當務乎見當務字虛親賢字實當務字對不遺親賢耳若舍本文親賢實事別尋一二件如封山廣川等為先務此實之大虛實不類矣觀論語以知人言智而無愛人之仁易智臨大君之宜註二不自用而任人乃智之事書皐陶謨以知人為智之事也可例見何獨於此不肖斷宜依此方合題義若單出智者與堯舜之智一段則只虛言就個要領上說渾以便指手可也

不能節 此節是不知務的榜樣非不知務之實也○務字同字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其所以安其所危而樂其所亡者不仁者可與言哉 此章論人當用其仁智而慌察之為智熙之為仁知急觀賢者哉大智不必戰詳大仁不必躬濟而急字最重 先牽拉只借來做個樣子

當務節 知屬事仁屬人兩平說無不知無不愛論仁知之本体 蓋知此不在用上說要知急先務正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觀賢正所以成其無不愛點出兩務字是論盡仁盡知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無不知乃是照之心徧物則察之體 無不愛乃一視之心徧愛則治之體 每人初時皆有此心而綜核之也無不愛乃一視之心徧愛則治之體 每人初時皆有此心而綜核之也

蔡新解 此章是論治道之要常說以仁智兩平若廣東嘉請一年程文并當務為急；先務似就知人親賢要既當務之為急與急親賢之為務內務字及兩急字正相應之說 云智者當務為急其所急當務何在；急親賢之為務也故下節 指足以不知務非智而適仁也蓋仁智本非二事分言之 則曰知曰愛合言之 總只一個意親賢之為務故曰先以不浮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為已憂皆當樂言當務乎見當務字虛親賢字實當務字對不遺親賢耳若舍本文親賢實事別尋一二件如封山廣川等為先務此實之大虛實不類矣觀論語以知人言智而無愛人之仁易智臨大君之宜註二不自用而任人乃智之事書皐陶謨以知人為智之事也可例見何獨於此不肖斷宜依此方合題義若單出智者與堯舜之智一段則只虛言就個要領上說渾以便指手可也

不能節 此節是不知務的榜樣非不知務之實也○務字同字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其所以安其所危而樂其所亡者不仁者可與言哉 此章論人當用其仁智而慌察之為智熙之為仁知急觀賢者哉大智不必戰詳大仁不必躬濟而急字最重 先牽拉只借來做個樣子

當務節 知屬事仁屬人兩平說無不知無不愛論仁知之本体 蓋知此不在用上說要知急先務正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觀賢正所以成其無不愛點出兩務字是論盡仁盡知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無不知乃是照之心徧物則察之體 無不愛乃一視之心徧愛則治之體 每人初時皆有此心而綜核之也無不愛乃一視之心徧愛則治之體 每人初時皆有此心而綜核之也

蔡新解 此章是論治道之要常說以仁智兩平若廣東嘉請一年程文并當務為急；先務似就知人親賢要既當務之為急與急親賢之為務內務字及兩急字正相應之說 云智者當務為急其所急當務何在；急親賢之為務也故下節 指足以不知務非智而適仁也蓋仁智本非二事分言之 則曰知曰愛合言之 總只一個意親賢之為務故曰先以不浮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為已憂皆當樂言當務乎見當務字虛親賢字實當務字對不遺親賢耳若舍本文親賢實事別尋一二件如封山廣川等為先務此實之大虛實不類矣觀論語以知人言智而無愛人之仁易智臨大君之宜註二不自用而任人乃智之事書皐陶謨以知人為智之事也可例見何獨於此不肖斷宜依此方合題義若單出智者與堯舜之智一段則只虛言就個要領上說渾以便指手可也

不能節 此節是不知務的榜樣非不知務之實也○務字同字

補正意 此節須以正意在不能三年之喪及放飯句點出不知務以不知天下國家之大務言句上節二務字抑照若將通節都作揣意末另補仁智不知務意則肩膀矣

不仁章旨 世主即甚不仁不愛民者有矣亦有其置子弟於死地而毫不關情者實動於一念之欲而不自覺耳孟子特以累患以醒當世所以杜天下之殺機也

不仁節 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指所皆愛為以其所不愛及其所皆愛而皆不愛為三及字如此認意

病字訓 二及字不同仁者是推及有推廣意不仁者是波及有連累意

何謂節 惠王之意本謂太子自將應士卒用命而仇可復耶不料其敗也後來太子申被擄而死都似驅以為殉一般

補止意 驅字說得最慘從上文大敗二字看出

春秋章旨 此章意在尊王義字是案征者上伐下也句是斷春秋以義名分細微命天子出春秋不作義誅不自天子出而自秦始春秋所以作也世易代何別同有不義之代無不誅之征

春秋節 春秋是說春秋之經無義戰者謂春秋一書不以諸侯之戰為義而許之也彼善於此公只是假借名義以自行其私者想見得無義戰

征者節 此節正明所以無義戰之故見得諸侯有罪天子討而正之諸侯未而伐之是天地間之大義經說戰便是敵國相征了將天子放在何處故曰春秋無義戰

考 春秋書戰凡二十有三自未戰於郎以至戰于爰陵是也書

四書白心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 周足也言積之者令不行也 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于譽足以 簞食豆羹見於色 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 其實爭不待見於得失之小者及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色將方見就讓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 ○孟子曰不仁哉 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爭名爭利總是一病 通章仁賢不信便空虛下兩條 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

伐凡二百一十有五自尊人伐鄭以至楚公子申伐陳是也彼善於此如瘉桓召陵之師責茅包之不貢亦能尊天王晉文城濮之戰通荆楚之憑陵亦有助中國是也然一則書逐以訊其事一則書及以誅其意則均為不義也

盡信章旨 此章分明欲辨血流漂杵之事以止好戰之心特之勢而忽下民之後故中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借倒書不可盡信以逆之若把末二節作詆書不可盡信之意則非旨矣

盡信節 要說透如何及不如無書蓋無書不過不見古人之迹而盡信則或假之以文奸其貽害於天下後世不小也

補正意 前世儒臣引經傅國其禍至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以是知讀書者須要大開眼目

吾於節 二三策只宜說不必引據而已矣字重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

附特見 此見孟子之善說書獨言武城者蓋湯之伐桀伐止于放若黃鉞之東大白之懸當時武王之心已不能白於西山之二子洛邑之頑民矣而又以過辭文之天下萬世或疑伐紂之事非應天順人若特表而出之

仁人節 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詞云耳倘執武成血流之書逐信仁人用兵之惨則書及為基淘汰之嫌也此其不可盡信也信理則決仁人之無敵信書則後世之人且深辭怒于作俑

補正意 前途倒戈孟子亦不知商人自相殺特借此語參駁見其與仁人無敵正相反其意別有所指書之不可盡信如此

附特見 仁者雖曰無敵然去無兵不血刃之理且一聚若林飛廣事煽虐安肯不戰而下雖謂周師盡師歌舞如饗無人號咷武成之言俱是實錄孟子因戰國紛紛方興動以古人之書為之憑後世不察式王弔戈之心而殘民以逞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惜武也然全武也真狀不變源之論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即云商人自相殺

我善章旨 安章為強兵者發不重人主自上我善節 罪在於民處見淨獄要陷兩善字生殺善處正是罪處

因君節 夫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舍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矣不知因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雖善安所用之天下無敵謂天下不與之敵也非無敵也不能敵也

附正意 仁字本平日兼修德行仁來不專主吊伐

南面三節 此好仁無敵者之証也

補正意 華車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上直到第崩句方見其無敵也崩字只是下垂意

清一時鵠應光景

征之節 此節不是拒原所以無敵之故為不重釋征字之義只是泛舉武者采決言仁者之無敵耳

補正意 正己字暴國之民自指其國言以仁易暴此便是正己所謂無敵也若有敵之者便須戰矣夫好仁則無敵天下欲善陳善戰者蓋不仁而徒以力取勝矣故曰大罪也

科匠章旨 學不歸于心悟解日用特猶便為粉式所拘孟子泛規矩中指出巧字全要學者跳出這圈子見

補正意 巧即在規矩中即熟後自得之妙但悟即是巧不悟即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後故中其私欲輕失人心以人為重也

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粢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人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仁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君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尼與厄同君

是覺矩故有能使人能使之列藝使自証自悟匪由人得○

齊之章首 此等書全要在大舜心位上模寫他不假加損的

補正意 聖人不以過人心孟子在空中描出勿作實事看惟有

吾今章首 殺人親取裨嚴重一間耳言攬乃于人即是推乃

去之章首 二節上輕下重將以云者原設問之意如此即存

去之鄭暴害也 訊察異言異服之人不使奸宄消乘隙而為害

今之鄭戰國爭雄 則吏備口奸宄往來以肆其虐其暴當不止

引不章首 此章兩道字作一樣看所謂道即天理當然之則

補見 指教而言即指

補見 為鄭聲之說

補見 三字極妙只為打出

正意 名與利較別可以舍利而取名緣他好利根子原在身

補見 其讓則是其人則非也須在苟非其人句着即

補見 人而好名統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好名之人則貪污為

正意 名亦不得已教特之論

不信章首 三段語平而知有分寸當以不信仁賢為主務仁

補正意 或問等與正學而主而儲聖賢精粹之原則堅白異同

補見 不能混也夫日主張鄭文魏桂狂瀾是謂不能為邪而及正

補見 其邪或伯術與治術分馳而徐帝王精一之真則枝謀術數

補見 不能混也夫日表章經術樂出淨袁是謂不能為亂而及治

補見 其亂如此講方是孟子本旨須知邪世與亂世不同治亂以

補見 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

好名章首 以為欺世盜名發其病全在一好字以名為好其

補見 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所不在則爭以讓未

補見 必至以持奉其極以形容耳

補見 不迷把自家的隱情供出

補見 天下易能行于妻子無能行于天下矣此即論自修家之說

周于章首 震儲粟土儲識儲氣儲識在勤學儲氣在砥行通

補正意 平而周章見義而災輿皆中無儲也故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天下易能行于妻子無能行于天下矣此即論自修家之說

周于章首震儲粟土儲識儲氣儲識在勤學儲氣在砥行通平而周章見義而災輿皆中無儲也故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論毀之來不是臣皆惡無統頭然不揣頭尋個止諺自脩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法只如憂心悄悄是孔子不隕也今按漢書無但方言亦訓賴

齊之章首 此等書全要在大舜心位上模寫他不假加損的

補見 光景全不在富貴貧賤上看眼蓋聖人心体嘿淨之雲止

補見 水其視富貴貧賤自相性來於太虛之中於我何與若時終

補見 身若固有是孟子形容其心体如此在當并不知有貧賤富

補見 貴也○一若字是孟子形容說者謂自舜之心觀之便是

前日之若猶終身斷有後來之若固有

于觀若自殺其父兄而特一為之搏手此○

之當乃人居廣闊其民而久中其身及其子

去之章首 二節上輕下重將以云者原設問之意如此即存

補見 古法者而非古意況變古法者乎無限感慨○

補見 明明天下有

補見 是多口無傷

補見 憎茲多口耳未

補見 嘗不服衆心也

補見 皆從心蓋

補見 文王不必添入

補見 衛之仕人及太

補見 主字而

補見 引詩直作孔子傳寫之誤

補見 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補見 為人昭昭明也晉晉闇也尹氏曰太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憂○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此是心請亦是用心秘訣

補見 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可以見作者之度其時勢然後也

補見 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任形聲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問最淺陋孟子不與深言但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其說以辭之城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門之軌二句專應以追蠡見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得焉鐘所以是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

是任賢之本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人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

不信鄙雜心置腹之謂信不類于譎構之謂信始終如一之謂信若止說信用他其意不盡

補正意 空虛伏六朝建無人此處司百官只取之位而已

無礼鄙 礼必有義即礼中裁制之宜照下文上下亂者專主名分上說別尊卑之謂礼防僭竊之謂義

無及鄙 狡暴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周礼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斂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之有節也三意根是開源節流二意

不仁章旨 此為當時諸侯不仁而思統一者言

問時見 得国与得天下何以異蓋得国者得之于諸侯之手得天下者得之于天下人之心得之于諸侯之手者彼宅自處于不仁故可以乘間窃恣心出于天下人之公決非威勢所能恃服也用以土地人心分得者非民為章旨 專為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為貴一句社稷與君都是借他來形民為貴也下二節總是發明民為貴之意若作中上君為輕社稷之有何意味

民為鄙 民為貴只是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意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鄙 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能說者只見得丘民之權即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愚意此節要緊處貴字也蓋世之論貴者自諸侯大夫而上至于天子此亦情理之所必有而民系可見天子之貴必丘民之貴不可謂為重而

補正意 得丘民二字作四夫匹婦解只說得民心便了不必管他衆寡

諸侯鄙 危社稷要根底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与滅國不同

補正意 伊霍之事世不常有故只說諸侯危社稷謂天子變置之也

犧牲鄙 純色曰犧全体曰牲成者肥腯之意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以時者春祈秋報不怠其期也置社稷者謂厚置壇壝非神所棲離祭祀不失礼而神不來享故無以為民禦災捍患是以虛變置其壇壝以栖神也非更易社稷之神也捴之皆以為民也

聖人章旨 此章是即夷惠風流之遠而發明其為聖也蓋以性自性命自命也世人都於耳目口鼻處看得此

夷惠之清和古未有名之為聖者而予乃名為聖之清聖之和槩以聖人稱之豈溢美哉良以惟聖人制行既高垂範斯遠而為百世之師也今二子行雖一偏而各造其極是為聖人是師百世也故聞伯夷六句是舉百世師之实事應師字意奮乎百世四句是即聞風感化之遠所關於世教不小以实其為聖人應前聖人意而況乎句是非聖句即德化之神益見其為聖也要得詠美語氣不可以當時後世平看百世之師全在風字風者造化吹噓太和之氣而生養萬物者一波拂而勾萌甲坼生意四達矣聖人清和到極處流風所漸自能振勵陶鑄頑而立懦敦薄而寬鄙故稱為百世師也言外亦當時士風頑懦薄鄙故推尊夷惠以風之奮發耳蓋能奮即是聖不能奮便是愚故与論時中之聖可以垂範与勞即清和一節亦是師於百世者都從自家奮發來也人可不自奮乎奮即作字只字意也

追論者歲久所致如城門之輒一般豈兩馬之力哉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声○豐氏曰奚力若文王在千百餘年後其追亦如禹耳本文只有城門之軌不必扯城外之軌來說

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復扶又反○先時齊国常飢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

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国常飢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

至此又飢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得何妨士笑可以知發棠已語不苛政之類人也猶發虎此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 為善喻笑之非笑其拂負見也笑其拂負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蓋此特齊王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看落處蓋上是性中有命至是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命焉君子不謂命也

性命本是一個而人皆認作兩伸性上甘心於欲而暴棄理不知人只有個

耳目口鼻四肢皆是靈明發竅處即仁義礼智

嗜 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蓋此特齊王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性自性命自命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附特見心之精神謂之聖夷惠之清和已至其極乃是先覺百世之精神以独會于一身故百世之下只是脉一点精氣自肰振入人心豪人之間于鼓舞之中而不自覺故曰風回神

仁也章旨此章舉為世之求道者每向身外尋索故把仁也者人也点醒他見得道即在當人之身捻是欲人反身求道主意在一合字上○人知下句說個合字不知上句說合字無了蓋仁即人也已自合下不離的豈可離而言之乎故遂接云合而言之道也猶一言字只說論道當如此体味意尚在言外

補正意合也者不相離也非分而言之合而言之譬若把合來譬則稟受之初此仁已着在人身上何嘗不合即不相離便是合不是說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氣以成形而理具焉附為仁與人生下便合仁性也率性者人也率性之謂道

附特見不可說仁具于人人不可說仁是人之理乃言仁非虛也統是人也此本是合一而非有二的故以仁合到人身上言之便是道只可言仁合于人不可人倒說人合于仁言仁合于人方見道体告吉人合于仁則是言工夫去了此是言道理未曾責到上夫上須知之

去聲二章旨孔子去齊去魯只為當上下之交其危于陳蔡豈能止而不去乎固知必有去他國之道而妙于接淅者矣孟子為此言也其意在去齊梁之際乎

參新解此上下之交言不為浮沉耳不如註說

駱稽章旨此章見士當自修不必上諛雖謗口益加自修愈勵不作依想而作師想

駱稽二節理字註訓賴言衆口不為吾依賴而毀之者多也時世人溺於縱欲病根在謂性二字誤於盡道病根在謂命二字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

原迹此聖人兼性之反之說勿然性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悞入生安等語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

說作是非不以理分辨而妄加譏議為可惜字註作增為大字故孟子特揭出相應謂做士敢口語偏多益望重則貴倫之者周行高則恩嫌之者衆故也時說依憎謂士為人所憎與下二慍字相應為可重一士字

詩六節孟子大聖人也為士而師者耳當其時叔孫子西晏嬰之徒交口不已甚且有爍裘之誚刺木之懲而不免見慍於群小則柏舟之詩與孔子之事也文王大聖人也為士而君者耳當其時崇侯譖羑里囚蓋自慍生也即純一之聖詎能殄其來歷聲聞之義於今為烈則綿之詩是文王之事也可見流俗雖至德寡和自古聖人為士在下在上且俱不免多口矣子之不理于口何傷乎求其為孔子文王而已矣想稽必為抱独行而不諧於流俗乃以不理為患不免有挫動意故孟子借二聖以堅其志

附特見二詩原相承上言孔子雖為聖猶未免于見慍下言文王雖見慍為何損於聲聞以二慍字貫串歸重不隕厥聞上應前不理於口句所以勉稽動修意不可作兩平看辨俗謂大意言為士者多為衆口所訕之者皆群小之慍心也群小之慍雖加於孔子而於孔子奚損所患受慍者或不能自修致自墜其聲聞耳若如文王則雖不能殄絕人之慍怒而已之聲聞自昊不為殄墜其責士人修身主聞之意隱肰在中矣蓋惟自修方說得無傷否則不恤人言而曰我為士每傷也奚可哉

賢者章旨此節是明新註疏蓋世有明明德而能新民者也而使字異上使字是引導下使字是驅迫他○一灯問多子次一節不應作迫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尚在性中也仁之于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敢瞽瞍尚安在哉故舜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于此可驗耶亶亦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屬於聖人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不是聖人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仰合大道也句法與上文一樣倒轉便不是

附特見二節理字註訓賴言衆口不為吾依賴而毀之者多也時世人溺於縱欲病根在謂性二字誤於盡道病根在謂命二字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已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人無惡之謂善成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illegible]不是說身泰要爵使字是明之德的人自有潛孚默化的妙處所謂不使之使也下使字未免有政令強人意脫之明的又明之意賢者從一真不鑿內嘿嘿天下維新之初故自拈之頂即點人之頂知明處當皆性中自有之作用意解神論不令而行若涿之何能使人哉本文無古字

山徑章貢此只在用不用作解用則通不用則塞曰徑是路之蹊也曰山之茅之藪也曰蹊間是可茅可塞之介也此處可以影人心道心危微之幾一念拔除便通是一念塞放便過譯今茅塞子之心要得影語謂徑寸內皆荊棘滿塞內盡當勝意方切着求介狀二句字字有意須說得極危險極痛快上只可教衍山徑到今茅塞子之心句一點便破乃是其神

五意為間不用是既由之後復不用也

禹之章貢通章重禹一邊以文王相形講

禹之二郎言後指樂言追蠡註指鐘言即鐘以見凡樂皆若此高子為以追蠡為狹得之見若謂探索之精蘊者隱而無微緊求之跡數者泥而寡要乃今察一旋蠡而知其用之者多故謂禹之聲尚於文王也

追蠡按字義追者追也蠡者其形似蟻木蟲也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搥擊之處卒皆攜殘微蝕有如蠡蝕之形而文王之樂不狀是以知禹之狹尚也豈氏特據考工記有鐘懸謂之旋蟲何穿鑿之甚也紀即周禮之旋蟲何穿鑿之甚也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為鐘是爭點是爭是或言追蠡不是以誠禹之樂也要玩爭是二字言聖人之樂蓋有者之矣自非狹得乎聲氣之元妙契于造象之外恐未易指精密之軒輊也而區區旋蟲斷續之間曾足窺其非一知朝之始不是用之多也作文宜以是爭是為主將辟喻帶遠墨指[illegible]即不佳若陶石黃云禹生文王前千味經歷餘年[illegible]更幾倖倖之追蠡非一朝之故乃謂其尚文其妙王之[illegible]而人專用之也取則城門之軌亦將自兩馬之力乎或知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則知禹樂之所以追蠡而非尚於文王矣信乎追蠡不是以知樂也其說極明

齊饑章貢士君子心切故民望有目擊時艱一笑而中止者頗其勢有所不可耳始初業業必待孟子之請則非待王意可知也況費滕已有故事則今日只消舉而行之足矣乃藉王坐視其飢而不發則意不欲發費之可知也君子自量而援故事以請不以為沽名則以為市德矣孟子之不[illegible]漫意蓋知此

附持見齊王擴其舊肆其虐即負嵎之虎也有孫之臣不敢訖韓昌黎云財已逐韓即莫敢攖之勢也国人之望馮婦之迎也徒請裹糧矣接脅下車者矣豈知棠之必不可復如虎負嵎之必不可就窮而斂怨怒特就笑是笑其死灰非笑其不知止也衆人无識見故惟上此即用二用三發之

口之章貢此章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任上者所用之以為落在形骸既然有命焉宜擯到人時即切所緩之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脉極其玄妙如此不得心在下者寬一丟却涼頭認形体為性既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分之用即受一礼智天道人見以為來自於穆穆肰而莫測今曰命也有性分之賜為皇直及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其說到國危更緊切迫如此不得去却現在認於穆為穆肰之物也故曰妖壽殊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而益背在書則德背化光是則所謂大也

大即善之圓滿處不以一善成名故謂之大心之精神是謂聖此之所謂神化即心之精神所出入周流者也不然何以謂之不可知

不可知知云變化莫測非惟人不可知即已亦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從知可欲之聖不可知亦特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不能受變於俗者鮮復了原頭的善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本体蓋原頭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之蓋本於不學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大不可知與赤子之無知同有姓之用而近實效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全之與楊墨辭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猶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嗚呼微哉

奥味安佚通於命則著欲與天則違乎人爭

口之節 声色臭味安逸等樣不可謂非心矣發竅故云性然此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才為幸

性直遂於穆之初賦下來雖則附形以動涉于後天乃先天精粹之理實淵源于其中豈无命在有命者謂性中有命也君子當

不謂性欲恬淡无營清空不染一其在天以融其在人者也

仁之節 仁義礼智天道等樣屬于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不向沙漫弄明月夜深無數珠珠

奇謂非天道精粹之理故云命然此命非窮人實已胸襟愛

于人心根極于方寸而和內秉彝豈无性在有性者謂既命即人

稱性也君子不謂命欲錢中和盡人盡物還其在我以完其在

天者也其實性命邪有兩个

附待見 大命之謂性說得一貫說不得對門性與命一時雜不

滑耳目口体與仁義礼智為一賺作不解世人逐欲則以為

是耳目口体者性也粗而不可廢也不知說性必有天命至古人蒙無妄之

善之精而後謂之性君子終不謂氣質為性而可徙也世人疑不足為害然

殊理則以為是五德者命也主而不可為也不知言命即有世有不消等輩

率而行之者善而後謂之命君子終不謂聰范為命而不至往已借有道之

也知此方彼各家芳藤不然天下豈有性命兩分為二物一門牆以自庇於之言猶信也

命之理乎

浩生章 言通章以善字為主人心只有此善信是初下手的是以吾常援引

工夫聖神只要真的步脚不迷完淨純善之本体而已其為盜賊逋後學之心反意

可欲已向只平雜善信之義充實四句有一步進一步的完逃之數矣此後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世為學之禁所

景 自來也敘此章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疑不足為害然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竊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廉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廉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大義只達不恕不

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為使說盡天子指則受之耳雖人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敬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者與子與氏毫無關係只要學者自愛而已

浩生節 何人也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也二句語氣的當不可或人之言其有說出善信意思要一氣說言雖未必其終身之所如此謂合乎理而來孟亦脫之資如是學如是誠可語善信也

何謂節 何謂善信之義非問樂正子何以謂善信也

可欲一節 可欲以下俱只論不指樂正子來向方說樂正子斷之可欲之謂善四皆說為合人心之公好如此以論善是舍

却自己之性而反取記於外來之情也須知此所謂欲乃自己心体上齊踩在油然可嘗之真所謂懿德之好義理之悅心者

是也說性善上論善方尚孟子之旨下有諸己即是向實其本孟子教人只在

性非己之外求為可欲之非於欲之外而求備所有欲者己之義只達不恕不

真誠有者欲之實体善字信字不得分之為二也至於美大聖為使說盡天子指

神也位名特是有諸己之善而完全其可欲之体名不曾作可出害人穿窬正人敬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欲之善上增加多毫也

而正說 常節云善是實質信是心地信者善之根質質好了若非有兩意未二

真誠不足則無根之善若亡有諸己是善根心矣信字節細推充無穿

對虛偽看 窬之意非深一層不恕之心萌于毀譽而以求

充實二節 充實根有諸己來言實有是善日加積累力行不已

至于充滿而積實則所性之精粹無不体備於其中斯謂之美

而已充實二字平講不可謂擴充至于實只是充滿便積實也

光輝根充實來充實之后品善之根于心者謂中庸外奚然有

光輝之著則德業之盛無以復加斯謂之大而已

四書心訣

大欲不能達不為之心萌于嚮

晚而以窮達等等

斯受之」說非徒欲成就楊墨并欲收楊墨以為用者○一

[illegible]墨也闢則毒口畫情使無縣門婦則計言和諧惟恐傷也可想見孟子勤渠接引之心

逃墨卻逃墨二句串說到婦儒上婦斯受之而已者彼一向在外今逃而歸如道蕩的歸家一般來是幾家裡人如何不受婦新受之者逃與其進也而已矣者受之亦無他說也

補正意凡人逃蕩不情便獸苦而思近實然一味自蕩久於事雖說充義而充物上更通不去不得不趨而就中此理勢所必然者非似楊氏為非謂墨之歸必待婦楊之後也

附特見自為於半暗門受人是高明門故大力量人多先悔入墨子一路不是楊子勝墨

今之卻此卻要看辨字吾儒不可不與楊墨辨耿辨宜在未歸之先既歸則當徐以俟其自悟若既歸而辨便使彼穷而无所入矣○放豚之喻正禽獸之意立字以比吾道之間

布綫章首此為當時取民無制者發全章重用一綫二上下兩段指出要併之弊正見二之不可不緩也○用一綫二發力隱時二字緩非不緩但不一時并行之可暫一緩耳必少仁民實意用二用三一時而并用其二用其二未必如此而民已不堪矣可見惠民不必罪征而恤民不必減賦之云不但加賦者害與即惟正中以有意必緊至此矣

補正意提三個有字見得斯民杼軸甫就而東作告成場圃甫畢而土功戒期供億不啻繁矣故君子之征必計其征所自出用其一件以供公家便緩其二件以留私室所緩者正以給所出使足于供則民不困苟一時并用其二則民力不堪野外有餓死之莩若一時并用其三民力愈不堪父子必離

人乎哉欲達無害人之心而穿踰之類也○餔探取之也是穿踰之類也餔音悉○餔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口即下而以言餔餔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人亦是損人利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已的念頭即是雖說充義而充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惡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仁意即在穿窬事類甚多獨舉受尔汝餔二項皆孟子發尔汝餔蓋隱刺無因兼上之習也含蓄忠諫搔摩探刺人之意立字以比吾道之間

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近遠博約只切孟子七卷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声○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欺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餔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餔也而穿踰非矣

戰至殺且離離欲征冥乎

注 三章旨 三寶不平本意要諸侯脩政勿驕貨財開口說虛自寶珠玉生禾諸侯最重不可開故○改事無地仰拓展人民以紀畫土地也

補正 寶者珍重愛惜之謂要認個身字愛身之物乃可為寶

曰殃必及身見其不足寶也

益成章旨 才出於氣而有限道原於性而全窮才不自小道木自大況同小有才而不頭理又惟才是逞則行險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傾覆不已也孟子此言只論其理非以逆幸中也

用特見 聞得大道其才自不小

上言章旨 孟子之設科其心惟欲助成治學而已或人雖不解竊僥之疑而其心亦終見諒則大道為公之心何如哉

補正 意 窮之一字不可加于君子之門墻而受之一念猶然諒君子之科條

不忍章旨 此章提是要人擴充仁義之良心也首節宰說不忍不為次節指出不忍不為之實三節至末又是中明充天穿窬之心之意後段獨言義者仁義相須人之不仁每以非義害之必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此所以充類至義之盡也義精則仁亦熟矣○李氏一云不忍雖在心不為雖在事此為事本于心充義者須直推到心之隱微處方能達之所為何言仁只一路義有多岐故須充類之盡始無差失必如此不忍即首節不忍不為俱以心言為用在事所以為之者心也所忍而為因氣拘物蔽而有達者達之於所忍一不忍達之於所忍為不為仁也義也猶云是乃仁義之全德也

補正 人之真心却被私慾蔽有不忍不為都行不去故下個遏字使前念後念曲曲旁通再不為私意隔碍非是從忍處遏抑之直從不忍不為初机時提醒自不至于有忍有為不為轉念工夫直恁直截

無欲節 此節乃填實首節不忍不為之義與首節無兩層去不可作中苦節看中者推中一步之意此乃實上文非中上文也而平意却重在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不必用過文只提起害人穿窬緊應上不忍不為便有分曉如反之上與中庸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云試觀無欲害人之心非不忍之心乎人能云云一心非不為之心乎人能云云試觀無穿窬先言天道後言人道相似見人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補正 充不是擴充乃充滿之充本体無虧則耶之不盡仁不可勝用是砥行立節無所不宜意必不可勝用方謂之充方謂之達須知不可勝用與仁也義也不同上以体言此以用言

補正 意 此章人人所有但此節發出害人穿窬字則說得有指在此章人人所有但此節發出害人穿窬字則說得有指在此章人人所有但此節發出害人穿窬字則說得有指在

補正 義也之意不必多体用精

物字則達與充何別達者自以達彼也充者滿于吳也不能充烏能達故下面只說充字充正所以達也

無受節 只充無穿窬之心一語義字已盡但穿窬之事易見穿窬之類雖穿窬猶特舉充字受爾汝之實見則此與下條不過指出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如此耳意無兩層

補正 充字對名字說爾汝相加世未有甘心受之者然此特惡其言耳須知人以爾汝輕我賤我者必我有可輕可賤之實以受之也即此不許受一念而充之書去其貪祿隱忍之字又虛心講不病必離近求遠而遠即在近中不必離約求博而博即在約中言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與道之妙如此若字當妙字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道存道字要見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高妙方與此道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相出

而點君子只是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字當妙字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道存道字要見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高妙方與此道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相出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天下平不主感化說

木柳非虛非實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此章借堯舜湯武以示希聖之法見得聖道原是性中所固有

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須著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希聖在純心以復性而無假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正學而闇功利之意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知聞通章以性為主而平意却重在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人道相似見人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巍巍然

說音秘巍音聊○趙氏曰大人當時德以無聲臭為至性体也禮是未發之中哀是已發之和不回是人生之直信是無妄之真合之只一性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

天下有正法而無見于人者每縱欲以亡之天下有正命而無見于天者每僥倖以求之不知孟子七卷

徒則不為者必上六必充明必皆可對人言必皆可與天知
為往而不為義乎為宰者力與義不可勝用意稍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意

補正意 要味一守字守者非守其身之軀殼已也吾身之理便曰斐然成章文曰進取不忘其初初体本體也包含天下之理君子不以迕濫之功務之於天下而以精實之心持之于吾身故曰守

舍其都 自身上發議論即從身上運經綸故言善而道亦善人大病在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句是影語不是譬喻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緊頂上說正見其所為病處蓋吾身以天下為任者也若自身不修則此身一廢無用之委形如何非病一字可味

附時乳 按此節向只說不守約而務施博之病看來所求者重正打轉言上自為者輕正打轉守上其所為責人之言非不詳備然都不從自家身上体認說出來就是所言亦是均齊治平的大道理終是虛話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性者章 此章以性字為主把堯舜湯武做箇樣一性一反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下二節是因言堯舜湯武而言性者之德與反之事不必再點堯舜湯武說葉腹子曰性就是個法之所在而動容周旋正聖人率性而行處君子而欲作聖也亦惟此法然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惑于命也行法以俟命乃可以盡其性

性者節 性者与性之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行乃是天性渾全的聖人反之一字即承上文性字來湯武乃是修為以復其性的聖人見得湯武与堯舜一樣○此即當初承

補正意 性者純又之德反者法天之德

動容節 此節只是形容性之一妙盛德之至一句是主下三段以說去

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即由仁義行意所以說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自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為性者事

盛德節 動容本一身而言所該者廣周旋即動容中之周旋也註中細微曲折正周旋之意盛德之至不作推原看蓋禮自性中流出便是盛德之至一字只在自然上見得

哀死節 人自哭死者只是據禮當哭此禮從生者而以義起也故哭死而哀雖無心于哀而未必無心于禮聖人性情之發惟知當哀而哀非為生者有義起之禮而然也

經德節 經德犹云庸德四訓曲天理自是直致幾有一念計度便是曲尤西川曰此又自當德中裏其所自守之處而言之也必中之不四方是經德必非以干祿方是不回

正行節 言必可行之謂信有心正行者便思行頭其言故每一在言上去照管聖人言自每不信初非有意正行而信要知正行初每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牀次崖曰正行就在言語必信必言皆道義所在則所行自每不正矣但聖人非為此而信言耳

行法節 性本軀方每体就性中作用若有規矩繩墨不可逾越此謂法一實載命一實符法兩者原非相判堯舜性之一聖法自我出即是造命下堯舜一等則必行法俟命矣法有經常所不易而有時勢所宜通君子遵而行之不敢以意為出入而不敢以意為拘牽循一天理一禀於法至於福所在每所預知每所避蓋幸而福固可徼吾動優之善即不幸而禍亦自氣數適然質之衾影吾且何愧蓋不謬於法乃所以不謬于命而不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懌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懌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賊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事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與乎三子者之狂者知處亦自守又言志與乎三子者之狂者好處見其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

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復也言平者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時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過○音禍○好○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人之皮衆人以皮相故原之聖人以神相故賊之

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之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其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

庶乎命蓋所以不戾于法若行法而為邀福地或有意祈福而為行法謀則假法之心便是衡命要命之心即屬弃法豈君子天人合一之學

補正意 俟命只純心行法意非自遇之說而已矣承俟字來全不計較意

說大章自此章藐大人處全在藐所不為處見出而究其所以不為之故吃緊在皆古之制一句蓋奇勢之赫矣軼与夫道德之尊嚴我誠以古制自持則東道立德其氣便是凌駕千古視彼縱欲敗度之夫不過借勢以自逞者何物浮入我眼裡勿視二字可味

說大節說大人則藐之蓋主于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所當畏所謂藐者乃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勿視其巍巍即藐也不是礼貌上倨傲待他

補正意 勿視者自其臨說時言之弗為者自其平素立志言之平素時立志心中無大人也臨時藐之目中無大人也惟平時有無大人之志方臨時有藐大人之象

堂高數三不為是斷之詞制不是制度只是理之當然若有成法不可踰越以其為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然又要如不是物物以右法自守即可藐大人乃是精神体驗之中自有天則皇王之業吾以運掌得之聖聖之傳吾以見知承之真正英雄即自我作古可也或問何為古之制曰得志弗為處便是自古聖人豈不欲為之哉上念天命下念人心有所制而不敢為耳凡天下無制之人定是無忌憚之小人

補正意 言我正以斥彼言古正以甲今本領全在一制字制即上章行法之法字也狀玩一制字可見聖賢眼界開闊卻從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波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也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鄉原國是賊一鄉也是何為鄉原之行也

補正意 鄉原分明學聖人忠信廉潔是

制節謹度中生來不如是而藐大則貪財騁欲心為富貴驅使者病則一般

養心章直此章須先辨欲字寡字養字方有著落欲則情欲之欲非私欲之欲亦是七情中一端有此便有情口耳鼻四肢之欲如何能減絕但當寡而不當多耳此句提起下四句存不知用形正見寡欲所以為養心之要節○不曰操心而曰養心不曰無欲而曰寡欲不曰養心于寡欲而曰養心莫善于寡欲見欲生于心非不灵之物使用耳目以為同体之弊行兼拜者為命名有滿心之而躁

補正意 心之出机乃上智之所不能全者看一養字從固不受養枯槁寂滅之豈能養乃所以養心也於不可無者節宣調度不任此心為物欲所蔽亦不把此心抑塞物欲了則欲之所在乃所以為此心灵明之用而不足以害此心之累心之生机活潑順遂是乃所以善養心處養者溫養馴習不徒不逆之謂也寡欲就是心存心不馳逐欲上去便存

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

補特見 始初天以道命凝為人物則此軀殼之是性但以既凝為体質則塊然為軀矣其輕清流行主宰於其中而灵者此真性也程子云人不可逐軀殼上起念夫耳目之欲聲色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佚此軀殼上起念也軀殼之欲或無因而起者此內欲之萌中庸所謂慎其独是也或因物之感而起者是外欲之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是也故念頭一起即是以物而動百孔千瘡皆從此出乃性之欲非養來者

一真矣

單表章直人可如生如存這点念頭終身不離觸物偶動時

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汙是學聖人之包荒兩似字是宛相通肖若云似忠信而非忠信似廉潔而非廉潔這樣人一看便破安得尽以原稱

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弊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

惜羊來形出若計較羊來膾炙便認影作真於不過源頭何當千里

補正意 然則句意謂膾炙既美於羊來魯皆知必嗜膾炙矣魯子何以獨不食羊來故孟子特揭一狂字以曉之

狂簡章旨 此章以中道作主道統之傳止有一中即章末所謂經也中道之絕續辨於真似孔子之思狂獧思其真也惡鄉原惡其似也孟子指出反經而已矣可謂得中之滴派

注簡節 狂簡是名目狂者以簡只重狂字進取不忘其初正是狂簡處據大全進取中狂字不忘其初中簡字所為求望高遠不能改其用習是也此乃萬章引孔子之言只宜影響說或問進取是向上之意世上許多齷齪下流多是淺來增入不是最初一念狂者不忘其初却是不失本來面目新說皆不得節中道二字是一章主脑故思其次只指狂者說

段問二節 何如斯可謂狂是問嘉士誰可當之者何以謂之狂乃問狂者為人之實也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何以二節提其志二字于嘆以之上以其志大者形之為言大也不平動稱古人有自期待意專平也只是慨他動稱古人道時高大却將其言與其行以証尚有不掩其言處

附特見 或曰古之人古之人是形容其嘆之狀處所謂前無古人也若云企慕古人古人何以稱狂者夷字從嘆之生來不換者不過換以自蓋也非行不掩言之謂也殊如不屑節按不屑不潔是不屑為不潔之事的人狀出只擅他心上說不在事上說要玩屑字潔之與不潔辨也義利之途顯屑之與不屑辨也心迹之介微

附五德 是又其次其字還指中行言與上故思其次其字相照

補正意 狂者謂鄉原乃明以中行自任想當時之人亦以為高蕩章因論中行狂獧而併問及之

附特見 狂者中折而屑之鄉原為人之實也德之賊句乃孔子自表其不感之故

鄉原節 方見用鄉原何以直待孟子見知

賊德下文可詳言賊德處

鄉原節 何以是嘆之五句訊狂行何為句訊獧生斯世三句是鄉原自言其志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為相叫應關照一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的公案○訊和問也未必實有問之其意句如此獧獧是生已發晦原之是特人疑辨塗飾之用也清狂醒意原以是不苟俗非刺薄也不以說于所人使所以之人皆以為善不宜分廉狂獧說善名是獧狂思學狂獧之意關者藏身於世非凡事樣樣不去分清理的

補正意 鄉原所以見絕于聖門只為他媚世一念重一生精神心思只結奉世界做做到無非無刺其病痛愈深乎自己性命全無干涉且包藏穢惡盜名欺世故曰德之賊若是真為性命漢精神只向裡面打疊何暇去照管外人

附特見 鄉原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知又訊狂獧狂獧庵條污世之所不蔽也鄉原忠洁而不蔽之孟子正洁他媚世心為中指出○訊狂獧正是媚世處

一鄉節 無所往而不為原人為字號鄉原自為說一鄉稱他如此正是他立身行己無適而不謹厚處

附特見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中行之學也無往而不稱原人同流合汙闔狀媚世正好人說好的人說不好所以在世情上周旋也

非之節 鄉原一生自當只在媚世着力世人為其所媚固不知

孟子七卷

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邪慝自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乎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以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誠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之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一人見聞者限定五百歲言有餘也

補正意 孟子中折而屑之鄉原為人之實也德之賊句乃孔子自表其不感之故

鄉原節 何以直待孟子見知須曾思諸人雖道聽塗說知此道在天地間刻刻流行百年二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百年內時已有人代已相續直至數穿理極到五百歲也須突地生出人來斷不斬絕所以有餘歲之多不管見知聞知一人耳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敬素亶反○散氏宜生名子貢自任一個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此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其非便要非刺他也今可舉可刺孟堅護最上也此二句歉說而同庶合汚正見其巧為近合處其滯宿事主佞忠信佞慶
潔上此二句正所為佞是而非也衆皆悅之自以為是撥不過
極言其世是耳非深一步意而不可入堯舜之道觀一而字乃
警語口氣若云衆雖皆悅之彼雖自以為是而實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其所以不可入道皆病根全在一似字上

補正意 同流合汚正是善斯可矣樣子服所為同與流只為俗
浮沉邪等流與汚之迹若自己有所汚衆世人便得以非而
刺之矣聖人在世狐狸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鄉愿忠信慶衆○說佞
黨既迹以媚君子同流合汚又迹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
面貌完全無滲漏狀而精神向外婦洩則脉絡便差

補字剖 槩舉其失曰非細數其失曰刺猶來刺字如以刀劍刺
人有深入攻擊之意居以存心言行以制行言

附特見 同流合汚與尋常隨俗習非者不同蓋他人隨俗習非安然然非本
乃是不能自守為世俗所染溺耳此邪自托于達人之和光
而曲為俗俗仰觀師之術堵

惡似鄙以鄙狀出似是二字判斷鄉原罪案與上四一意或多
賊已之德亂人之德者恢也○真是固為真善真非不能惑人
惡似是而非者以其貌似惑人也

補正意 徒者能辨說其言支近理而實不狀故以為害義利口人關頂
之人惟巧言辯人恢初無誠實故以為信信德字即是中庸
勿說忠信慶讀孟子語不可以孔子口氣中

反經即君子是肯主持世教之責者不專指在上的經即上文
所謂德克舜孔子所傳之中道也此道在中庸為常行之道在
人心為真是之理及經只在人心上發明發此真是的道理則

是非曉然趨向歸正而邪慝自無所容於世玩而已矣二字見
傳移世道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接墨得為一部解釋
說鄉原闢邪說闢詐邪多匿于其心故下一段字字作表裏不正
只及大德是經正

補正意 天下之民同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故及經則民自興邪
慝自容所容于其間譬如日月一出則人皆歡舞於光天之千古
下而魍魎自消潛伏自滅矣又何待改之而自容乎敬君子
闢邪之術一反經便了有不必以口舌爭也

由堯章 千古聖人道脈只是一知字便徹天徹地心口不若能子良心上
傳而道已傳竹帛當世與世多傳見聞耳其失見知不廢面
承聞知不聞耳受面承耳受之知有限聖人傳心之知無窮
由堯三節 歷叙道統見天必不肯孤此脈而有見知必不欲斬
此脈而有聞知五百有歲餘大約世數如此或有不齊處亦不
必滯見知聞知品無低昂亦不必相借只重相承不絕上說聖
人憂世相感雖無見知亦與只是此一脈相傳從來兩項人接
續知是性靈開發處相為乎契非僅耳目聞見也

由孔節 孟子非是以見知自居亦非以聞知自任但欲自附孔
子後見知聞知少不得有他一個於道必有所倚也然而二
句雖是嘆其無都是幸其有正然自任意

卷新解 若說孟子是見知當時已有顏曾思若說孟子是聞知
時世尚未五百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不必將見聞
知壓貼謂猶云此道全傳孔子之道者則又有離傳孔子之
道者更竟語氣流活

附特見 知不即聞見亦不離聞見聞見未必是知不聞不見未
必非知孟子說而不無有正趨然有得於見聞之外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
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
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自見而知之
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
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
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
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
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
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
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頤伯淳卒潞公文
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順正叔序
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
真儒無善治上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
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
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
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
此心相印豈別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
有所見聞也即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
孰知斯人之為過也予私心竊願
往焉敢以此名
編

孟子七卷終

川宗圖書館藏